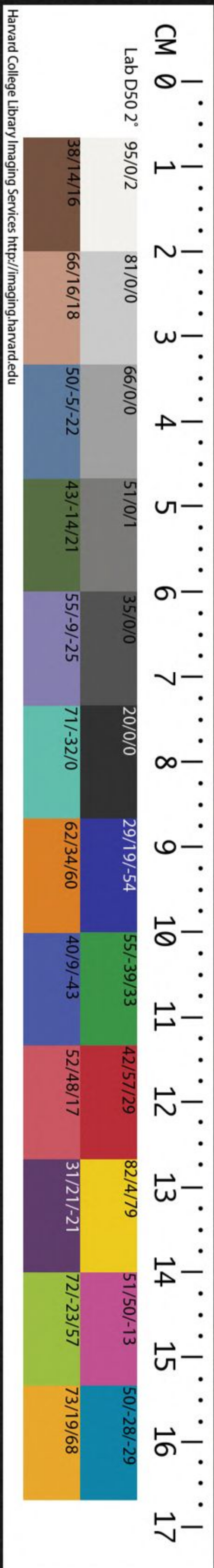


T2516/4823

17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6 1964



雪廬讀史快編卷四十一

讀唐書

宋雍丘宋祁本

明當湖趙維寰節

列傳

蕭至忠

至忠初為御史時李承嘉為御史大夫承嘉嘗讓諸御史曰彈事有不咨大夫者可乎眾不敢對至忠抗言曰故事臺無長官御史天子耳目也所奏請得專達若必大夫許而後上即劾大夫者又誰白哉承嘉慙語塞中宗嘗言宰相中至忠最憐我韋后嘗為其

哈佛大學圖書館藏

宋祁

弟洵求忠殤女爲冥婚至忠又以女妻后舅崔從禮子無諛兩家合禮帝主蕭后主崔時謂天子嫁女皇后娶婦

盧藏用

藏用字子潛舉進士以不得調隱終南少室二山學練氣辟穀登衡廬歷岷峨與陳子昂趙貞固友善長安中召授左拾遺未幾累官修文學士初藏用隱山中不忘用世人目爲隨駕隱士晚乃附太平公主素節畧盡焉時司馬承禎召至闕下將還山藏用指終南謂曰此中有大佳處承禎徐應曰以僕視之亦仕

藏用大慙

藏用善書龜九宮術工草隸大小篆八分書善琴奕思精遠士尚其多能嘗以俗狗陰陽多拘泥著折滯論以鬯之頗爲達識所重子昂貞固前歿藏用撫其孤有恩士論誼之有弟名若虛亦多才博物隴西辛怡諫爲職方有獲異鼠者豹首虎臆大如拳怡諫謂爲鼯鼠而賦之若虛曰非也此許慎所謂鼯鼠豹文而形小一坐驚服

姚崇

崇爲侍郎時武后嘗謂曰往周興來俊臣等數治詔

言史性系 卷四十一 二
獄朝臣相逮一切承反自俊臣等誅後竟無反者然
則向所論得無冤耶崇對曰自垂拱後天下以告言
爲功名曰羅織近臣覆劾彼且不自保敢悖酷吏哉
賴天之靈發悟陛下今而後臣請以闔門百口保內
外官無反者后悅曰前宰相陷我爲淫刑主聞公言
乃得朕心賜銀千兩

玄宗講武新豐崇時爲同州刺史帝召之至謂曰爾
知獵乎對曰少所習也帝遂與俱馳逐緩速如志帝
權甚旣罷咨天下事滾滾不知倦帝曰卿宜遂相朕
帝時方銳於治他宰相畏帝威明惟崇獨盡言崇第

僻遠或移病在告帝每令源乾曜往諮以政乾耀所
奏善則曰必崇畫也有不合則曰胡不問崇帝欲崇
自近詔徙寓四方館崇辭帝謂曰恨不處禁中亦何
避其得君如此

崇頗任權譎魏知古知東都選崇二子在洛頗多請
託知古悉以聞他日帝問崇曰卿子才乎今安在崇
揣知帝意卽對曰臣二子分司東都其爲人多欲度
必以事于知古帝始以崇私諸子及聞言大喜因問
安從得之對曰知古臣所薦臣子必謂其見德而干
之臣意其然耳帝自是愛崇不私而薄知古

崇與張說有素恨崇當國說懼詣岐王申款崇他日朝衆趨出崇故曳踵爲有疾狀帝召問之對曰臣損足曰無甚痛乎曰臣心有憂病不在足問以故曰岐王陛下愛弟張說輔臣而密乘車出入王家恐爲所誤故憂之帝遂出說相州

初天后遷上陽宮中宗率百官起居王公更相慶崇獨流涕張柬之謂曰此豈涕泣時恐禍由此始崇曰比與討逆不足爲功吾事天后久違舊主而泣人臣終節也以此獲罪甘心焉先是天后疾狄仁傑請太子監國魏元忠止之及太子復辟有以此杌元忠者中宗曰事君當一其心豈有上少疾而遽異論朕未見元忠過也

崇三子季子勗擢進士第與李德裕善德裕爲令狐綯等所構時撻索支黨無敢通勞問者旣居海上貧病乏湯劑勗數爲餉問世高其誼嘗自作壽藏於萬安山南原崇塋之旁署其窀曰寂居墳曰復真堂中劉士爲牀曰化臺而刻石以告後世

宋璟

武后時有告張易之引相工覘吉凶者璟請窮治后曰易之等已自言於朕璟曰謀反毋容以首原臣誠

知易之寵言之且有禍然或不悔后不憚姚壽遠傳
詔令出璟曰今親奉德音不煩宰相擅宣王命后乃
許收易之等就獄俄詔原之璟歎曰吾悔不先碎孺
子首而令亂國

武后嘗宴羣臣於朝堂璟階六品坐二張下易之虛
位揖曰公第一人何下坐璟曰才劣品卑卿何言第
一是時廷臣皆不名易之官但稱五郎昌宗六郎鄭
善果謂璟曰公奈何卿五郎堪自以官正當卿君非
其家奴何郎之云

二張旣積怨常欲出璟於是詔璟按揚州獄璟奏此
監察御史事已又詔按幽州督屈突仲翔璟曰御史
中丞非大事不出仲翔罪止贓乃使臣往此必有危
臣者旣而詔副李嶠使隴蜀璟復言隴右無變臣以
中丞副李嶠無故事易之計不行乃伺璟家婚禮將
遣客刺璟有告璟者璟宿他舍不得發未幾二張歛
得免

中宗時韋月將告武三思亂宮掖三思諷有司論月
將大逆帝詔殊歿璟請付獄按罪帝岸巾出側門謂
璟曰朕謂已誅尚何請璟曰人言后私三思陛下不
問卽斬之臣恐有外議必按而後刑乃可復天下帝

愈怒璟曰必誅月將者請先誅臣不然終不奉詔帝乃流月將嶺南

開元初璟都督廣州廣人以竹茅茨屋多火璟教之陶瓦築堵列邸肆越俗始知棟梁之利其他惠政種種已自廣還廣人請立遺愛碑璟上言碑所以誌功德臣治不足紀廣人徒以臣當國故為溢詞世競諂諛臣正欲釐正之請自臣始有詔許停璟既沒後張嘉貞入相閱堂案見其危言切議未嘗不歎息失聲

蘇瓌

中宗時大臣初拜官必獻食天子名曰燒尾瓌拜中

書門下三品獨不進一日侍宴宗晉卿嘲之帝默然瓌奏曰宰相變和陰陽代天理物今粒食踴貴衛士至三日不得食臣誠不稱職不敢燒尾

瓌子頰性超悟玄宗平內難時書詔填委頰在太極後閣口所占授百緒無差書史白曰公幸少徐之手腕幾脫矣中書令李嶠每日舍人思若湧泉吾所不逮帝一日謂曰方美官缺便思用卿而宰相議遂無其人無以易卿遂晉中書侍郎加知制誥頰父子相繼為宰相襲封許公帝嘗言前世李嶠蘇

味道文擅當時號稱蘇李今朕得瓌與李又對掌書命亦何愧前人時張說亦以文章顯與瓌稱望畧等故又號燕許大手筆帝愛其文謂曰卿所撰詔令可別錄副本署臣某撰朕當畱中自後遂爲故事

張說

天_后嘗問說曰諸儒言氏皆本炎黃之裔則上古乃無百姓乎說曰古未有姓自炎帝之妻黃帝之姬始因所生地而爲之姓其後天子因生賜姓黃帝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德同者姓同德異者姓殊其後或以官或以國或以王父之字始爲賜族久乃爲姓降唐

虞抵戰國姓族漸廣周衰列國旣滅其民各以舊國爲之氏故姓以國者韓陳許鄭魯衛趙魏爲多后曰善

說有材辨能斷大議景雲初帝謂侍臣曰術家言五日內有急兵入宮奈何左右莫對說進曰此讒人謀動東宮耳陛下若以太子監國則名分定奸膽破蜚禍塞矣帝悟如其言議遂息王峻之降阿布思也九姓等部皆疑懼說從輕騎二十直詣其部召見酋豪慰安之或曰虜難信說謂曰吾肉非黃羊不畏其食血非野馬不畏其刺自是九姓遂安

帝將有事吐蕃說密請息兵帝曰朕待王君奭許之
說出告源乾曜曰君奭好兵彼人吾言不用矣已君
奭破吐蕃於青海西說策其必敗因表上嵩州鬪羊
於帝爲志諷曰使羊能言必將曰鬪而不解立有歿
者所賴至仁無殘量力取歡焉未幾甘州失守君奭
歿

說多權譎初與姚崇忤出刺相州說懼念與蘇瓌舊
而瓌子頰時方作相因作五君詠獻頰其一紀瓌也
候瓌忌日投之頰覽詩嗚咽未幾頰言之上遷荊州
長史入朝以戎服見帝大悅已復忤宇文融爲李林

甫所劾帝怒發金吾兵圍其第說卽於第蓬首垢面
席藁家人持瓦器饋脫粟鹽蔬若不勝憂懼者高力
士言其狀帝惻然仍集賢院修國史

說爲文屬思精壯朝廷大製作多出其手帝好文辭
有所爲必使視草其文尤長於碑誌當其謫岳州也
爲詩益悽惋有致人謂得江山助云其在朝恒典國
史始爲天兵大使敕賫藁就軍中論譔已致仕亦勅
修史於家說嘗自製其父碑而帝爲書額曰嗚呼積
善之墓說歿後人並稱燕公云

說子均尚寧親公主帝婿也以不得相頗怨望祿山

讀史快編 卷四十一
反帝西狩顧力士曰若計朝臣孰至者力士曰張洎兄弟世恩戚當即來房瑄有宰相望而陛下久不用又爲祿山所器必不來矣帝曰是未可知也後瑄至入見流涕帝撫勞因問洎兄弟瑄曰臣之西亦嘗過其家欲與偕來均曰馬不善馳當繼行然覘其意恐不能從陛下矣帝嗟悵顧力士曰吾豈誣人哉均洎第二人皆相祿山

盧懷慎

懷慎官宰相祿賜盡遺親故妻子寒饑先掌選東都止一布囊爲奉身具會有疾宋璟盧從愿候之見敝

簞單籍門不施箔風雨至輒舉席自障日宴設食蒸豆兩器菜數杯而已旣沒家不能治喪帝聞爲賜粟帛帝一日校獵鄴杜間望懷慎家家人若有所營者馳問知懷慎大祥帝爲罷獵復賜縑帛經其墓停蹕臨視流涕泫然詔官立碑命蘇頲爲文而帝親書之

張九齡

九齡事玄宗爲中書令李林甫忌之會上欲擢張守珪侍中九齡諫止已欲進牛仙客尚書復諫欲助實封又力爭帝怒曰豈以仙客寒士嫌之卿固素有門閥哉九齡頓首曰仙客起胥史目不知書韓信淮陰

一壯夫猶羞與絳灌列臣實不願與仙客伍帝不悅
林甫遂進曰仙客宰相才乃不堪尚書耶九齡拘古
義失大體帝自是遂疎九齡

九齡既爲林甫所忌心危之適帝賜白羽扇乃獻賦
以識意其末云苟効用之得所雖殺身而何忌又云
縱秋氣之零落終感恩於篋中帝雖優詔答之卒罷
故事公卿皆指笏於帶而後乘馬九齡獨使人持之
因設笏囊笏囊自九齡始也

初安祿山自范陽偏校入奏九齡一見卽謂裴光庭
曰亂幽州者必此胡雛也及討奚契丹敗九齡著其
狀曰軍法若行祿山不容免死帝曲赦之九齡曰祿
山有逆相畱之恐爲後患帝曰卿無以王衍知石勒
而害忠良帝後入蜀思其言爲泣下乃遣祭韶州當
是時天下稱曲江公而不名

韓休

休性峭直事玄宗言時政得失必剴切無畱匿帝嘗
獵苑中或大張樂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已而疏輒
至帝嘗引鑑默不樂左右曰自韓休入朝陛下無一
日歡何自戚戚不逐去之帝曰吾雖瘠天下肥矣蕭
嵩每啓事必順旨吾退而寢不安韓休論事多訐直

吾退而寢安吾用韓休爲社稷計寧爲身哉休六子
滉最有名

滉雖宰相子性儉朴衣裘茵衽十年一易甚暑不執
扇所居無堂僅蔽風雨第稍增緝滉卽撤去之好鼓
琴書得張旭筆法畫與宗人幹並名嘗自言不能定
筆不可論書畫以非急務故自晦不傳尤有倫鑒能
識李晟於偏裨使其子拜之晟卒以名臣顯

滉子臯貌類其父父歿遂終身不對鑑能生知音律
常曰長年後不願聽樂以門內事多逆知之也聞鼓
琴至止息歎曰美哉嵇康之爲是曲殆晉魏之際乎

其音主商商爲秋秋者搖落肅殺之候也晉乘金運
商又金聲此以知魏方季而晉將代也緩其商絃與
宮同音臣奪君之義知司馬氏之將篡也王陵母丘
儉文欽諸葛誕繼爲楊州都督咸有興復之謀皆爲
司馬懿父子所殺康以楊州故廣陵地陵等皆魏大
臣故名其曲爲廣陵散言魏散亡自廣陵始止息者
晉雖暴興終止息於此其哀憤躁感懣痛迫脅之音
盡於是矣永嘉之亂其兆乎康蓋避晉魏之禍託於
鬼神以俟後世知音云

張嘉貞

附延賞

長安中御史張循憲有事未決病之顧吏曰若頗知有佳客乎吏以嘉貞對循憲召見與語大驚因命草奏奏入武后異之循憲以實對因請以官讓后曰朕寧無一官自進賢乃須卿讓耶即召見內殿后於簾內見其儀止秀偉更異之嘉貞請曰臣草茅未睹朝儀今天威咫尺若隔雲霧恐君臣之道未盡后曰善詔上簾即引拜監察御史

玄宗朝嘉貞奏對稱旨業許之相乃徙忻州刺史嘉貞因進曰昔馬周起徒步謁人主血氣方壯太宗用之能盡其道甫五十而沒向使用少晚則無及矣陛下不以臣不肖必用之要及其時後衰無能爲也且百年壽誰爲至者臣嘗恐先朝露歿溝壑願得蚤効萬一以無負陛下帝曰第往行召卿

宋璟罷相帝果欲用嘉貞而忘其名夜詔中書侍郎韋抗曰朕嘗記一人今爲北方大將張姓而複名者其風操可想而名不能憶卿爲我思之抗曰非張齊丘乎今爲朔方節度使帝即令作詔以爲相夜且半適閱大臣表疏舉一則嘉貞疏也得其名即擢同平章事遷中書令子延賞

德宗時延賞以西川節度使入相先是李晟還朝以

言史懷補 卷四十一 十一
成都倡自隨延賞遣吏奪之晟銜忿至是表劾延賞
帝以晟本韓滉識擢詔滉移書爲解滉因與晟俱入
朝從容釋之已宴禁中帝出瑞錦一端分繫之以示
和解晟因爲子請婚延賞不許晟曰吾武夫雖有舊
惡盃酒間可釋儒者難犯外示睦而內含怒今不許
婚釁未忘也後延賞果奏罷晟兵延賞子弘靖亦入
相時號三相張家其所居坊曰鳴珂里

裴耀卿

耀卿恬靜夷易天寶初進尚書左僕射俄改右而李
林甫代之林甫至省具朝服劔佩博士導卽官唱按
禮畢就耀卿聽事乃常服以贊者主事導唱林甫驚
曰班爵與公同而禮數異何也耀卿曰比苦眩不堪
重衣又郎博士紛泊非病士所宜耳林甫默然慙

李傑

傑有吏才爲河南尹精聽斷有寡婦告其子不孝者
傑物色非是謂婦曰若子法當死得無悔乎答曰子
無狀寧其悔傑乃命婦出市棺爲斂屍地而陰使人
踪跡之婦出乃與一道士語頃之棺至傑捕道士按
之故與婦私而礙於子不得逞者傑卽殺道士納之
棺傑嘗爲帝婿長孫昕所毆訴於朝曰敗髮膚痛在

身辱衣冠恥在國玄宗爲之斬斫

鄭惟忠

天授中惟忠以制舉召見廷中武后策問舉者何所
事爲忠時對皆不稱旨惟忠對曰外揚君之美內匡
君之惡后曰善擢胄曹參軍尋遷水部員外郎已后
自東都還復以待制召后謂曰此非前對忠臣者乎
朕不忘復遷鳳閣舍人是時有潘好禮者廉執不阿
其子請舉明經好禮曰經不明不可舉明經乃自試
之不能通怒笞之械而狗於門

倪若水

開元中天下無事朝士尊榮人皆重內任而輕外轉
雖冗官擢方面猶謂下遷時楊州採訪使班景倩入
爲大理少卿過汴若水餞於郊顧左右曰班公此行
若登仙吾恨不得爲其騶僕若水時爲汴州刺史

崔沔

沔字善中有史才平生事親篤孝母亡受弔廬前賓
客無有入樞室者語人曰平生非至親不得升堂入
謁豈能以存亡變禮其在武后時擢進士高第下第
者嘗言之覆試對益工更擢第一

盧從愿

睿宗朝從愿官吏部偽牒詭功擿檢殆無遺漏開元中以議上下考忤宇文融融讒於帝謂從愿有良田數百頃帝薄之目爲多田翁然非其實也竟以此不得相當在吏部時所執罷斜封官一日凡千四百員

嚴挺之

武綬附

開元中戶部侍郎蕭奘李林甫所引也目不知書嘗與嚴挺之言稱蒸嘗伏臘爲伏獵挺之白甫詩曰省中而有伏獵侍郎耶出奘刺史岐州林甫大恨挺之故重交游急然諾歿生不易嘗嫁孤女數十人嘗時重之然佞佛與浮屠惠義善義卒衰服臨其喪已自

葬其塔左

挺之既爲林甫所擠徙絳州刺史久之帝顧林甫曰嚴挺之安在此其才可用林甫退召其弟損之與道舊款曲且許之美官因曰天子視絳州厚要當假事歸得見上且大用因給挺之使稱疾願就醫京師林甫得奏卽言挺之春秋高疾幸間官得自養帝歎息詔以詹事歸東都子武武字季鷹兒童時見父不禮其母裴而嬖妾英三問母母語之故武忿然袖鐵鉞竟就英寢碎其首左右驚白挺之曰卽戲殺英武辭曰安有身爲大臣乃厚

旁而薄妻乎兒故殺之非戲也父奇之曰真嚴挺之兒武時僅八歲後累劔南節度性豪侈每一言之悅賞至百萬蜀故饒幾為之空生平最善杜甫然屢欲殺甫李白著蜀道難蓋為甫危也年四十卒母哭之復曰今而後吾得免為宮婢矣

挺之從孫綬亦第進士日至節度使初未顯時嘗過閬鄉尉李達達方飯客不禮綬後達罷過并州晨入謁綬時亦大宴賓客乃先戒客勿起而召達至讓曰吾昔羈旅閬鄉君方召客食而不顧我我今亦不敢問君達慙左右引出悻而瘖臥館數月不得去久之

乃解然綬為僕射時帝使中人賜合桃綬拜中人為御史所劾素論薄之

裴琰之 寬 附

琰之在永徽中為同州司戶參軍年少不主曹務刺史李崇義輕之諭曰同三輔地吏事煩子宜求便官毋畱此琰之唯唯吏白積案數百崇義趣使斷琰之曰何逼人乃爾乃命吏連紙進筆為省決一日畢既剖拆當理而語復妍勁崇義大驚曰子何自晦以成吾過由是名動一州號霹靂手子寬寬嘗為潤州參軍特刺史韋誦為女擇壻未得會休

日登樓見有所瘞於後圃者訪其人曰此裴參軍也
義不以苞苴汚家適有人餉鹿脯致而去不敢自欺
故瘞之耳詵嗟異遂妻以女婚日詵悼其族使觀之
寬瘡而長時永碧族人皆笑呼爲碧鸛雀詵曰愛其
女必以爲賢公侯妻可貌求人乎歷禮部尚書後爲
李林甫所擠懼見殺丐爲浮屠不許寬喜與桑門遊
誦其書至老彌篤寬子諝

德宗新卽位治任刑名百吏震竦時大行襄事禁屠
殺尚父郭子儀犯禁諝疏列其狀帝謂不畏強禦善
之或曰尚父有社稷功何不稍爲寬諝笑曰非若所
知也尚父方貴盛上新卽位必謂黨附者衆發其細
過上以明國家之法下以明大臣之不樹黨而安大
臣不亦可乎時服其識

陽嶠

嶠陽休之四世孫也舉八科皆中調將陵尉桓彥範
袁恕已爭薦爲御史楊再思爲言嶠意不樂彈抨事
彥範曰爲官擇人豈必待情樂乎惟不樂者固當與
之以抑競躁也歷官以清白聞魏州人至務耳闕下
求嶠爲刺史故再治魏入爲國子祭酒親督生徒以
鞭楚遂有怨之者乘夜毆嶠道中事聞詔捕毆者殺

讀史快編 卷四十一 十一
之嶠嘗曰吾雖備位方伯吾心亦昔時一尉耳

崔隱甫

玄宗時梨園子弟胡雛有罪怙寵匿禁中隱甫時爲洛陽令適以他事入對帝從容指雛曰就卿焉此人對曰陛下輕臣而重樂工請解職帝遽謝與雛雛至立殺之有詔貫死不及矣帝嘗謂曰牛仙客可與語卿嘗見不對曰未也帝曰可見之隱甫竟不詣他日又問對如初子弟問故答曰吾不以地微易之顧其才不及中人可與對語耶

李適之

天寶初適之爲左相林甫忌之林甫陰賊嘗好謂適之曰華山生金采之可以富國顧上未之知適之信其言他日言上上以問林甫林甫對曰臣故知之顧華山陛下本命王氣所舍不可穿治故不敢聞耳帝遂謂林甫愛已而薄適之於是適之所善若皇甫惟明裴寬輩悉爲林甫所構得罪適之懼卒仰藥死

李峴

峴方嚴強直天寶時爲京兆尹玄宗幸溫湯旬內巧供獻以媚上惟峴獨無所獻上異之代宗時峴執政唐故事政事堂不接客自元載爲相中人傳詔至引

言身性錄 卷四十一 十八
升堂爲置榻峴初入省卽敕吏撤榻時有李尚隱者亦清強一節嘗督廣州及代還有褒金以贈者尚隱却之謂曰吾自性分不可易非畏人知也

李勉

勉字玄卿系宗室嘗從肅宗於靈武擢監察御史時武臣恣橫大將管崇嗣至背闕坐笑語譁縱勉劾其不恭帝歎曰吾有勉乃知朝廷之尊觀察江西人有以父病爲蠱求厭者以木偶署勉名埋之事發勉曰是其爲父則孝也釋不治貞元初帝問勉曰衆謂盧杞奸邪朕殊不識勉對曰惟天下皆知而陛下獨不知此所以爲奸邪也世奇其對

李程

程擢進士宏詞科嘗賦日五色造語精警士林推服德宗時學士入署每視日影爲候程爲學士性情懶日過八博始至時號八博學士云德宗嘗於季秋出畋有寒色顧左右曰九月猶衫二月而袍不爲順時朕欲改月謂何左右稱善程獨曰玄宗著月令十月始裘不可改帝瞿然止

李石

石字中玉有風節文宗銳意求治嘗戚然謂石曰吾

言身小錄 卷四十一
每思貞觀開元時以視今日便不覺氣拂吾膺張元
昌爲左街副使而用金唾壺比坐事誅之吾聞禁中
有金鳥錦袍二昔玄宗幸溫泉與楊貴妃衣之今富
人多有之者石曰毛玠以清德爲魏尚書人猶不敢
鮮衣美食願以天子示之法

時有中人自邊還者走馬入金光門道路妄傳兵且
至京師民譁走塵起百官或鞮而騎臺省吏都引去
宰相鄭覃亦將出石獨曰事未可知宜坐須其定宰
相具瞻相走則亂矣且變卽不虞走安適因益治簿
書如恒俄而定時間里無賴有陰持兵望南闕伺變
者是日非石鎮靜幾釀亂

李訓旣敗中人仇士良等往往斥訓以折宰相石徐
謂曰亂天下者訓注也顧不知其進也孰爲之先者
士良語塞石志欲收威柄張權綱以強王室而仇士
良等疾之一日石入朝騎至親仁里狙盜發射石傷
馬逸盜邀斫之絕馬尾乃得脫天子駭愕爲撫慰賜
良藥始命衛士二十人爲宰相護是日京師震恐百
官造朝者纔十一

劉子玄

子玄名知幾父藏器初授以古文尚書業不進父怒

楚督之及聞爲諸兄講春秋聽輒解曰書如是兒何
怠父奇之爲授左氏踰年遂通覽羣史擢進士第領
國史三十年嘗修武后實錄欲有所改正而武三思
等不聽志不遂乃著史通內外四十九篇譏評今古
徐堅讀之歎曰凡爲史官皆宜置此座右

子玄嘗自比楊雄謂同雄者四雄好雕蟲小技老而
爲悔吾幼喜詩賦而壯不爲期以述者自名雄準易
作經當時笑之吾作史通俗以爲愚雄著書見光於
人作解嘲吾亦作釋蒙雄少爲范逡劉歆所器及聞
作經以爲必覆醬醢吾始以文章得譽晚談史傳由
是減價其自感慨如此子玄善持論辨據明鏡視諸
儒皆出其下朝廷每有論著無不豫者

吳兢

兢在中宗朝任史事值武三思等監領兢不得其志
爲私撰唐春秋未就開元中詔兢就集賢院論次成
之初與劉子玄撰武后實錄敘張昌宗誘張說誣証
魏元忠事言說已然可賴宋璟苦諍故轉爲忠不然
皇嗣且殆說作相讀之知兢筆也一日從容謬謂曰
劉生書魏齊公事不少假借奈何兢曰子玄已亡不
可受誣地下兢實書之其藁尚在說以情祈改兢曰

狗公之情何名實錄世稱董狐云

幸述

述在史局同令狐德棻吳兢等論次國史蕭穎士以爲譙周陳壽之流典掌圖書四十年任史事二十年而性澹榮利家無長物惟畜書二萬卷皆手自讐校黃墨精謹內秘書不逮也古草隸帖祕書古器圖譜無不備安祿山亂剽失皆盡獨身抱國史藏之南山述所著書凡二百餘篇行於世

蔣又

順宗旣葬議祧廟有司以中宗中興主當百代不遷

又議曰中宗卽位春秋已壯而爲母后篡奪以移神器賴張柬之等國祚再復不得爲中興凡非我失之自我復之爲中興漢光武晉元是也自我失之因人復之晉孝惠孝安是也中宗與惠安二帝同何得不遷有司疑曰五王有夾日功若遷中宗則配饗永絕又曰禘祫時功臣合食太廟中宗主雖遷而禘祫並陳太廟五王配食依然在也議遂定又熟於故實家藏書萬五千卷

沈旣濟

旣濟有良史才官史館修撰時吳兢撰國史爲則天

本紀既濟議曰則天進以強據退非德讓史臣追書
當稱太后不宜稱上中宗雖降居藩邸本吾君也宜
稱皇帝不宜稱廬陵王睿宗在景龍前天命未集假
臨大寶於誼無名宜稱相王未容稱帝中宗嗣位在
太后前敘年製紀豈應反居其下昔呂后無革命之
事且孝惠已歿議者猶謂不可況中宗初年卽位季
年復祚原足以首事改元何必別分二紀乎昔魯昭
公之出春秋猶歲書其居曰公在乾侯明君在不敢
廢也請省天后紀合中宗紀每歲首必書曰帝在房
陵太后行某事某事則名實兩得矣若后之姓氏名

諱崩葬日月才藝智畧並宜入皇后傳題其篇曰崩
天順聖武皇后時雖不用其議識者是之子傳師
傳師治春秋貞元末舉進士時給事中許孟容禮部
侍郎權德輿並喜推轂士世號權許德輿一日稱傳
師於孟容孟容曰此吾故人子也盍不過我傳師往
見謝曰若相聞丈人脫中第恐累公舉故不敢過耳
孟容曰如子者可使我急賢詣子不可使子因舊見
我遂擢第德輿門生凡七十人推傳師顏子

王忠嗣

忠嗣素驍果所當敵無不披靡及爲大將乃能持重

不生事有漆弓百五十斤每張之示無所用軍中銳氣彌盛日夜思戰忠嗣第伺虜隙間出奇兵襲之每出兵弓矢刀楯必各誌姓名其上軍還遺絃亡鏃皆按兵第罪無得遁者以故人盡歿力自朔方至雲中延袤數千里皆爲據險築城自張仁亶以後四十年而忠嗣繼其業佩河西隴右朔方河東四將印控制萬里近世未有也

韋堅

玄宗時堅以聚斂術擢陝郡水陸運使堅欲通漕道乃壅渭爲堰絕灞澹而東注永豐倉下復與渭合初澹水銜苑左有望春樓堅於樓下鑿潭以通漕帝爲升樓詔羣臣並臨觀堅豫取洛中山東小斛舟三百貯之潭蒿工柁師皆大笠侈袖芒履爲吳楚服每舟署某郡卽以某郡物產暴陳其上廣陵則錦銅器官端綾繡會稽則羅綾絳紗南海瑇瑁象齒珠琲沈香豫章則力士甕飲器茗鐺釜宣城則空青石綠始安則蕉葛蜩膽翠羽吳郡則方文綾船皆尾相銜數十里不絕關中不識蓬檣挾櫓觀者駭異帝大悅擢堅左散騎常侍名其潭曰廣運

王拱

玄宗時鏐以按獄深文得幸復工聚斂歲進錢鉅億萬爲歲租外物供天子私帑以是寵遇益厚橫益甚領二十餘使每日文書填委吏有求署一字而累日不得入者然鏐心畏李林甫謹事之安祿山怙寵見林甫白事稍怠林甫欲示之威託以事召王大夫俄而鏐至趨進俯伏祿山不覺自失鏐語以祿山益恭林甫亦忌鏐姑以附已親之鏐卒敗

初鏐附楊慎矜以貴已遂佐林甫陷慎矜覆其家凡五年而鏐亦族時有盧鉉者本以御史事韋堅爲才官堅被劾鉉發其私以結於公又善張瑄及按愼矜

則誣瑄歿至鏐得罪方爲開廐判官妄曰大夫以索馬五百我不與衆疾其反覆坐貶廬江他日見瑄如平生乃曰公何得來此願假須臾卒歿

哥舒翰

翰任俠負絕力嘗持半段槍遇吐蕃於苦拔海輒迎擊萬衆披靡天寶中與安祿山有隙帝欲和解之會俱入朝帝命高力士宴之城東詔尚食生擊鹿取血滄腸爲熟洛河以賜翰母子闔王女也祿山謂曰我父胡母突厥公父突厥母胡族類本同那得不相親愛翰曰諺言狐向窟嗥不祥以忘本也兄旣見愛敢

不盡心。狐胡同音。祿山以翰譏其胡，怒罵曰：突厥敢爾。翰欲應之，力士目翰，乃託醉去。後爲祿山所阨。

李光弼

肅宗時光弼奉命以兵入太原。時節度使王承業政弛謬，每爲侍御史崔衆所侮。光弼素不平，及是詔衆以兵付光弼。衆素狂易，見弼長揖，不卽付兵。弼怒，收繫之。會詔至，拜衆御史中丞。弼曰：衆有罪，已前繫。今但斬侍御史，若使者宣詔，亦斬中丞。使者納詔，不敢。山竟斬衆，以徇。自是一軍震肅。

史思明乘勝西向，畱守韋陟，進口益陝兵，保潼關，可以持久。光弼曰：兩軍相敵，尺寸地必爭。今委五丁，而守關，賊得地勢，益張。不如移軍河陽北，阻澤潞，勝則出，敗則守，表裏相應，賊不得西。此猿臂勢也。夫辨朝廷之禮，我不如公；審軍勢，勝負公不如我。時判官韋損曰：東都乃帝宅，公須守。光弼曰：汜水、崤、嶺盡爲賊蹊，子能盡守乎？遂決策，悉兵趣河陽。

光弼之趣河陽也，旣入三城，賊攻南城，不克。攻中潭，又復敗。乃合衆三萬，攻北城。光弼斂軍登埤，望之曰：彼軍雖銳，然方陣而囂，不足虞也。日中當破。因問賊陣何處最堅，曰：西北隅。召郝廷玉曰：爲我以麾下破

之曰廷玉將皆步卒請騎五百與之三百復問其次
曰東南隅召論惟貞貞辭曰蕃將不知步戰請鐵騎
三百與之二百於是光弼執大旗誓曰望吾旗麾若
緩可觀便宜若三麾至地諸軍畢入生歿以之退者
斬已憑堞望廷玉軍不能前趨左右取首來廷玉曰
馬中矢非却也命易馬有裨將迎賊不戰而却者光
弼立斬之乃麾旗三諸軍爭奮無不一當百賊遂敗
斬首萬餘俘八千餘馬二千思明大懼當光弼之將
戰也內刀於鞞曰戰危事吾位三公不可辱賊手萬
有一不捷當自刎以謝天子及是西向拜舞三軍感

動

光弼圍懷州既敗史思明壁於野水渡夕乃遣軍
牙將雍希顥守壘戒曰賊將高暉李日越萬人敵也
賊必使劫我爾畱此賊至勿與戰若降與偕來亦
竊怪弼語無倫是日思明果召日越曰光弼野次爾
以鐵騎五百夜取之不則無歸日越至壘使問曰太
尉在乎曰去矣兵幾何曰千人將爲誰曰雍希顥日
越謂其下曰我受命云何今顧獲希顥歸必歿遂請
降顥與偕至弼厚禮之表授金吾大將軍高暉聞亦
降或問曰公降二將何易也弼曰思明再敗恨不得

野戰聞我野次必易之命將來劫必與以歿希顯無
名不足爲功日越懼歿不降何待高暉才出日越上
越見遇暉安得不思奮乎聽者驚其神算

光弼用兵謀定而後戰能以少擊衆天下服其威名
軍中指顧諸將不敢仰視初與郭子儀齊名世稱李
郭而戰功推中興第一其代子儀朔方也營壘士卒
麾幟無所更但一經光弼號令氣色若益精明云已
爲魚朝恩程元振所讒頗懷疑懼帝每爲存問其母
以釋嫌也及疾革表上前後所賜寶封詔書不許將
吏問後事答曰吾淹軍中久不得就養爲不孝子尚

何言旣沒帝遣使弔祭命郭子儀自河中輦其母還
京師厚恤之母李氏有鬚數十莖長五寸

白孝德

史思明攻河陽使驍將劉龍仙以騎五十挑戰加右
足馬鬣上而謾罵光弼顧諸將誰爲我取是賊左右
舉孝德弼問所須幾兵對曰亦只宜五十騎大軍鼓
譟以張吾氣足矣光弼撫其背遣之孝德擁二矛策
馬絕河濟龍仙心易之不爲動將至若引避然孝德
振手止之曰侍中使致辭無他因與語久之忽瞋目
曰賊識我乎我白孝德也卽躍馬與搏斬其首

郭子儀

廣德中懷恩叛誘吐蕃回紇党項數十萬人寇朝廷大恐詔子儀屯奉天問計所出對曰無能爲也懷恩本臣偏將雖慄果然素失士心今能爲亂者誅思歸之人劫與俱來耳皆臣故部曲恩信素結恐以刃相向乎未幾虜先驅至諸將請擊之子儀曰客深入利速戰彼下素德我吾故緩之彼當自貳因下令敢言戰者斬堅壁待之虜果遁

永泰初懷恩復糾虜衆三十萬掠涇邠人奉天京師大震時子儀奉詔至屯涇陽才萬人乃令諸將各當一面而身率鎧騎二十故出入陣中回紇怪問是誰報曰郭子公虜驚曰令公存乎懷恩言天汗可棄天下令公卽世中國無主故我來今存天汗可存乎報曰天子萬壽虜猶疑之曰可得見乎子儀將出左右諫勿往子儀曰力不敵宜示以至誠卽傳呼曰令公來虜衆持滿待子儀乃僅從數騎出免胄示之回紇下馬拜曰真吾父也子儀曰與諸君同艱難以何忽忘乃卽召與飲遺之錦綵結懽誓好因說之擊吐蕃吐蕃疑夜引去子儀躡之斬級五萬

代宗立程元振忌宿將難制離構百端罷子儀副元

言史快編 卷四十一 二十九
帥子儀懼讒且成乃盡哀肅宗所賜詔救千餘篇上之因自明詔曰朕不德詒大臣憂朕實自愧自是疑稍釋時方多虞子儀握重兵在外而每詔至必即日就道以故讒卒不行魚朝恩陰使人發其墓盜未得子儀自涇陽來朝帝嗔之卽號泣曰臣久主兵不能禁土殘人之墓人今亦發先臣墓此天譴非人患也朝恩又嘗修具或言將不利公其下願衷甲從子儀不許但以家僮十數往朝恩曰何車騎之寡子儀告以所聞朝恩惶恐曰非公長者得無致疑田承嗣傲狠不軌子儀嘗遣使至魏承嗣西望拜指其膝謂使

者曰茲膝不屈於人久矣今爲公拜

子儀與李光弼齊名而得人心過之其歲入官俸無慮二十四萬緡宅居親仁里四分之一中通永巷家人三千出入不知其前後賜良田美器及名園甲館不勝紀代宗呼爲大臣而不名也授中書令歷二十四考八子七壻皆貴顯諸孫數十不能盡識旦夕問安但頷之而已麾下宿將數十皆王侯貴重而子儀願指進退之若部曲然幕府六十餘人皆爲將相

李抱真

抱真好方士謂不灰可至有孫季長者爲治丹曰

此當仙去抱真表署之幕府嘗語左右曰秦漢君不
偶此吾乃得之異時升天不復見公等矣夜夢駕鶴
寤而刻寓鶴衣羽衣習乘之因疾七讓司空餌丹至
二萬丸不能食且歿醫以彘肋穀漆下之疾少聞季
長曰危得仙何自棄也益服三千丸而卒

房瑄

瑄字次律少隱陸渾山十年不出雅自負以天下爲
已任而好老子浮屠法談有餘而不切事用兵非其
所長所善李楫劉秩皆儒生未嘗更軍旅瑄信任不
疑每曰彼曳落河雖多安能當我劉秩及將兵遂有

陳濤針之敗初瑄用春秋時戰法以車二千乘繚營
騎步夾之旣戰賊乘風譟牛悉髀栗賊投芻而火之
人畜俱焚殺卒四萬血丹原野

張鎬

鎬有大志視經史猶魚獵然好王霸大畧居恒嗜酒
鼓琴自娛人或邀之卽杖策往醉卽返語不及世務
天寶末賊圍雅陽張巡告急鎬倍道進檄濠州刺史
閻丘曉趣救曉逗留不前比至淮而巡已陷鎬怒杖
殺曉鎬起布衣纔二朞而至宰相蓋望實致之云

李泌

言史州系 卷四十一 三一
泌字長源七歲能爲文開元中悉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難禁中時員俶九歲升堂詞辨注射坐人皆屈帝異之曰半子孫固當爾因問童子有類若者乎俶跪奏臣舅子李泌帝馳召之泌至帝方與張說奕因命說試其能說請賦方員動靜泌逡巡曰願聞其畧說曰方若棋局員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卽答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才靜若得意說遂起賀帝得奇童帝大悅曰是子精神腰大於身賜束帛勅其家善視之

是時張九齡尤愛重泌常引入臥內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挺之每惡蕭佞勸九齡絕之九齡一日忽獨念曰嚴太苦勁蕭軟美可喜輒命左右召蕭泌時在旁率爾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軟美者乎九齡驚謝因呼爲小友嘗遊嵩華終南慕神仙不死術已謁肅宗於靈武授官不拜請以客從是時衆指曰衣黃者聖人衣白者山人帝因爲賜金紫

德宗時太子妃蕭母郅國夫人以蠱媚幽禁中帝怒責太子太子不知所對泌入帝數稱舒王賢泌揣知帝意將廢立因曰陛下有一子而疑之乃欲立弟之子帝赫然曰卿何知舒王非朕子對曰陛下昔嘗爲

臣言之夫有嫡子而猶爲疑弟之子敢自信於陛下乎帝曰卿不顧家族耶對曰臣老位宰相以諫誅分也使太子廢他日陛下悔曰我惟一子殺之泌不我諫我亦殺泌子則臣祀遂絕雖有兄弟子非所歆也卽噫鳴流涕帝悟太子乃得安

德宗嘗謂泌曰前世上巳九日皆大宴集而寒食多與上巳同時吾欲以三月名節自我作古若何而可泌請廢正月晦以二月朔爲中和節朝廷賜大臣戚里尺謂之裁度民間則以青囊盛百穀瓜果種相問遺號爲獻生子里閭釀宜春酒以祭句芒神祈豐年

百官進農書以示重本帝悅乃著令與上巳九日爲三令節中外皆賜緡錢爲燕會先是泌隱衡山嘗取松樛枝以隱背名曰養和後得如龍形者以獻四方亦爭効之

初肅宗頗重陰陽巫祝一切興造工役多有禁忌而京兆尹黎幹復以左道佐之德宗殊不謂然及嗣位卽罷內道場除巫祝代宗將葬輜車行不中道帝問故有司曰陛下本命在午故避之帝泣曰安有枉靈駕以徼身利者命直午行又宣政廊壞太卜言孟冬魁岡不可營繕帝曰春秋啓塞從時何魁岡爲亟詔

茸之自桑道茂之說驗始尚時日拘忌因進用泌然
泌自別有建明非以術售也四年八月月蝕東壁泌
曰東壁圖書府大臣當有憂者吾乃當之明年果卒
年六十八
泌子繁浮薄無行泌先起陽城官諸朝城以是德泌
而親繁城疏裴延齡既具藁謂繁親已使書之繁書
已輒錄藁示延齡明日延齡預白上曰城以疏示於
朝因搥數條以自解於是城奏入帝怒遂不省泌又
與梁肅善故繁師事肅及肅卒卽蒸其室士論醜之
終擯於世

苗晉卿

李林甫專政時選常萬人苗晉卿宋遙主銓事天寶
二載判入等者六十四人分甲乙丙三科擢張奭第
一奭御史中丞張倚子也倚新得幸帝故晉卿附之
而奭本無學物議囂然安祿山乘間白上上乃御花
萼樓覆試之十裁得一二奭時持紙終日筆不下人
謂爲曳白帝大怒倚遙晉卿皆逝貶

呂諲

諲在朝不任職而處方面頗有名及卒有司議諡曰
肅其故吏嚴郢以故事宰相諡皆二名請益曰忠肅

言文概錄 卷四十一 三四
獨孤及上議曰謚在義不在多文王周公重耳皆謚
曰文冀缺甯俞隨會皆謚曰武二名謚非古也漢蕭
何張良霍去病霍光乃有文忠文成桓景宣成之謚
唐典參用漢制魏徵以王道佐時近文愛君忘身近
貞二者廢一莫可故謚文貞蕭瑀端直近貞多猜近
福言福則失貞言貞則遺福故曰貞福若跡無他異
則止一字故杜如晦曰成封德彝曰明王珪曰懿陳
叔達曰忠溫彥博曰恭岑文本曰獻韋巨源曰昭皆
當時赫赫居相位者謚總不過一名而言故事宰相
必二名固所未聞詔從及議

楊綰

綰字公權性沈靜恒獨處一室左右圖書凝塵滿席
澹如也一生不問生事造者清談竟日而不及私人
欲干以私聽其言必內忤止拜相之日中丞崔寬故
豪侈城南別墅華侈爲當時第一卽日遣人毀之京
兆尹黎幹出入騶從甚盛悉裁損僅留十一中書令
郭子儀在邠州行營方大會適除書至坐中聲樂爲
減五之四世以比楊震山濤謝安云綰初舉詞藻宏
麗科玄宗旣試又加詩賦一篇綰爲冠遂擢右拾遺
制舉加詩賦自綰始

崔祐甫

祐甫性毅直與宰相常袞數執諍朱泚軍中猫鼠同乳表其瑞袞率羣臣賀祐甫獨曰可弔不可賀臣聞禮迎猫爲其能食田鼠去民害也今猫受畜於人不能食鼠而反乳之無乃失其性耶其應必有法吏不觸邪疆吏不扞敵者臣請詔有司亟察貪吏勅邊候庶猫能致功鼠不爲害代宗異其對袞益不喜其爲相也未踰年除吏幾八百員帝嘗謂曰人言卿擬官多親舊何也對曰擬官者必悉其才行如素不與聞何由知其實帝以爲然

時神策軍使王駕鶴者典衛兵久權震中外帝將代之懼其變以問祐甫祐甫曰是無足慮卽召駕鶴畱語移時而代者已入軍中矣淄青李正己表獻錢三十萬以覘朝廷朝議未知所答祐甫曰正己誠詐請陛下遣使卽以獻錢犒其軍若正己奉詔是陛下恩洽士心也若不用命彼自斂怨軍且亂又使諸藩謂朝廷不重賄帝如其言正己慙服卒後妻王氏陷朱泚賊中泚與祐甫先同列恒遺以繒帛菽粟王受而悉緘之帝還京具以獻封識宛然士林益重其家法

柳渾

言身性系 卷四十一 三六
渾字夷曠舉天寶初進士立朝抗直能盡言渾瑊與吐蕃會平涼是日帝語大臣和戎之便馬燧賀曰今日盟可百年無虜患渾進曰五帝無誓誥三王無盟詛盟詛季末事也況以季末事行於夷狄乎今日事臣竊憂之時李晟繼言曰夷情不測誠如渾語帝變色曰渾儒生未達邊事卿爲大臣亦爾耶晟頓首謝夜半邊書飛報吐蕃劫盟將校皆覆沒帝大驚旦以表示渾謂曰卿書生乃能料敵萬里外

時宰相張延賞嫉渾守正遣所無謂渾曰明公舊德第慎言卽位可久渾應曰爲我謝張公相渾頭可斷

舌不可禁也卒爲所擠渾性豁達好談諧與人交不設城府旣免官不數月卽置酒召故人出遊酣鬯曠然無黜免意時李勉盧翰皆以舊相闔門奉朝請歎曰第觀柳宜城吾等真拘俗人哉渾兄識文情簡拔與蕭穎士元德秀並著聲渾亦能文而沈思不及識

韋處厚

敬宗荒暗月視朝裁三四處厚每入見卽自陳有罪願前死以謝帝曰何哉對曰臣昔爲諫官不能死諍使先帝因畋與色而至不壽於法應誅然所以不死者陛下時在春宮年十有五可恃也今皇子方襁褓

臣何敢避死亡之誅帝頗感悟王庭奏之亂帝每歎宰相不才而使姦臣跋扈處厚曰陛下有一裴度不能用乃當饋而歎恨無蕭曹此馮唐所爲致慨於顏牧也帝默然

元結

結自幼不羈年十七始向學擢上第肅宗朝上時政三議帝讀訖曰卿能破朕憂累荆南節度使代宗時授著作郎巧侍親歸樊作自釋篇訓曰河南元氏望也結元子名也次山結字也少居商餘山著元子十篇故以元子稱兵興逃亂入猗玕洞始稱猗玕子後

家灋濱乃自稱浪士有官人言浪者亦漫爲官乎呼爲漫郎旣客樊上漫遂顯樊左右皆漁者少長相戲更曰聲叟爲其不相從聽不相鉤加帶笊箸而盡船獨聲齟而揮車也酒徒得此又曰公之漫其猶聲乎公守著作不帶笊箸乎又漫浪於人間得非聲齟乎公漫久矣可以漫爲叟於戲吾不從聽於時俗不鉤加於當世誰是聲者吾欲從之彼聲叟不慚帶乎笊箸吾又安能薄乎著作彼聲叟不羞聲齟於隣里吾又安能慙漫浪於人間取而醉人議當以漫叟爲稱直荒浪其情性誕漫其所爲使人知無所存有無所

將待乃爲語曰能帶笇箬全獨而保生能學聲斷保宗而全家聲也如此漫乎非耶仕終經畧使

元載

載智畧開果歷肅代兩朝久得君計誅魚朝恩自以爲文武才莫已若復厚結中人董秀爲內助於是外委主書內劫婦言縱諸子闖通貨賄遣忠良進貪穢凡仕進干請不結子弟則謁主書城中開南北二第室宇雕奢冠絕當世近郊則亭榭池苑膏腴疆珍相望名姝異伎雖禁中不逮也帝盡得其狀嘗於獨見時深戒之警然不爲意客有賦都廬尋樞篇以諷其

危者載亦恬不悟李少良發其姦遂殺少良帝積怒爲賜歿籍其家得鍾乳五百兩胡椒八百石他物稱是事在大曆十二年

初載用事時人皆嫉厭有晉州男子郇謨者以麻總髮持竹筥葦蓆行哭長安東市人問之曰我有字三十欲獻上字言一事卽不申請貯屍筥蓆裹而棄之京兆以聞帝召見賜衣館內客省問狀多譏載其言團請罷諸州團練使也言監請罷諸道監軍也宅字率類是蓋皆載所建謨特指刺之

王縉

續字夏卿有文譽與兄維並名擢上第尤佞佛不茹葷食肉晚節尤謹妻歿捨其第爲佛祠代宗初喜祠祀而未重浮屠法每從容問所以然續與元載爲盛陳福業報應帝乃向之自是於禁中祀佛諷唄設內道場引沙門日百餘出入禁地或夷狄入寇則合衆沙門誦護國仁王經爲禳厭於是胡人官有至卿監封國公者京畿上田美產半歸浮屠氏雖藏姦宿亂踵相逮而帝終不悟

續尤上言國家慶祚靈長福報所憑雖時多難無足深慮祿山思明方煽亂而皆有子禍僕固懷恩臨亂而踣西戎內寇未及擊輒去皆非人事也故帝信命篤每七月望日宮中造盂蘭盆綴飾鏤珩設高祖以下七聖位各以帝號識其幡自禁內分詣道佛祠饒吹鼓舞奔走相屬是日立仗百官班光順門奉迎道從歲以爲常人事置而不脩矣已與元載同論次帝憐其老貶括州

李吉甫

吉甫明練典故有相才自德宗以來朝廷專務姑息藩鎮有終身不易地者吉甫作相歲餘凡易三十六鎮又嘗奏罷冗官八百員吏千四百員歲省供億鉅

萬平劉闢平李錡大半皆其謀也初政事堂會食有
巨牀相傳不可徙徙則宰相輒罷吉甫笑曰豈有一
牀而能制宰相禍福者竟撤新之前卒之一歲熒惑
掩太微上相吉甫曰天且殺我再遜位不許尋卒論
著甚多行於世

劉蕡以爲常人專置而不削矣曰與元薄同歸必帝
必楚我奔去卧鼠具日立才百官喪喪光前門奉
下小聖並各以帝號痛其制自禁內令詰嚴制師
蕡於十日望日宮中發孟蘭益懸前懸非如高
而西女內家未及舉神去皆非人車也姑帝計命

雪廬讀史快編卷四十二

讀唐書

宋雍丘宋祁本

明當湖趙維寰節

列傳

楊炎

唐舊制天下財賦皆入左藏庫而太府四時以數聞
尚書比部覆出納無姦欺者自第五琦領度支京師
豪將求取無節琦不能禁乃悉租賦進大盈內庫意
蓋以權歸天子而自是不復出天下公賦竟爲人君
私藏矣有司不得計贏縮宦官持簿者三百人奉給

其間根株連結不可動及炎爲相言於帝曰財賦者國家之命先朝權以中人領職而五尺宦豎遂操邦柄多寔虛大臣莫敢問則何以計天下利害臣請仍出之有司度宮中經費一歲幾何量數奉入如此然後可以議政德宗從其議於是度支始得關財計炎復作兩稅法載食貨志

炎與盧杞同秉政杞貌寢陋無學術炎心薄杞每託疾不與共食又議論屢相左杞大憾之遂謀申於帝貶崖州尋賜死天下冤之然初與元載善伎害根深不能自拔而果自用毗睚必讐卒以此及禍初炎之

自道州還也家人取綠袍木簡棄之炎止之曰吾嶺上一逐吏超登上台此寧可常哉且有非常之福必有非常之禍其勿棄後仍貶語若爲之兆云

李鄘

鄘性堅正無私與楊憑穆質許孟容王仲舒友善皆以氣自任而鄘尤剛峭自淮南節度佐王師討蔡時吐突承瓘監軍歸而薦之朝召入相鄘不喜由宦寺進及出祖樂作泣下謂諸將曰吾老安外鎮宰相豈吾任乎至京師不肯視事引疾固辭尋致仕去其孫礪亦位宰相好學家藏書萬卷世號李書樓

劉晏

晏八歲時玄宗封泰山即詣行在獻頌帝奇其幼命張說試之說曰此國瑞也一時公卿邀請旁午詫為神童代宗時累官平章出領江淮轉運使晏乃按行淮泗由汴入河循砥柱硤石觀三門遺跡歷宇文愷梁公堰視李傑新堤盡得其利病然畏為人牽制為移書宰相元載列陳四利四病載方擅朝權得書即盡以漕事委晏故晏得盡其才歲輸凡四十萬斛時大兵後京師米斗千錢餉饋艱阻至禁膳不能給自歲運至關中雖水旱物不翔貴其始至也天子喜甚

詔以鼓吹迎之東渭橋

晏以轉運兼吏部尚書與銓事所任用皆新進敏銳極當時之選趣督倚辦故能成功雖權貴干請欲假職任者晏第以廩入厚奉之而不使親事是以人人勸職嘗言士有爵祿則名重於利吏無榮進則利重於名故檢核出納一委士人吏惟奉行文書而已所任使雖數千里外奉教令如目前嘖呻諸戲不敢隱惟晏能行之他人不能也其奉詔考核屬吏有罪者五品以上輒繫劾六品以下杖然後奏

自第五琦始榷鹽佐軍興晏代之法益密初歲收緡

錢六十萬末乃什之歲入至千二百萬而權居大半
民不告勤京師鹽暴貴詔取三萬斛贍關中自揚州
四旬抵都都人訝其神速河嶠荒險處所出貨皆賤
弱不償所轉晏令悉儲淮楚間貿銅易薪歲貯緡錢
十餘萬諸道巡院皆募缺足置驛相望四方貨殖低
昂及他利害卽甚遠不數日已知以是能權萬貨重
輕使天下物無甚貴賤而物常平恒自言如見錢流
地上云

晏惜置畿悉事多立辦如江淮茗橘珍甘與本道分
貢者競欲先至他或封山斷道以禁前發而晏厚賞

致之常冠諸府任職久要官華使多出其門四方名
士無不至其有口舌者率以利啖之使不得有所訾
短故議者頗謂晏任術所居修行里粗樸痺陋飲食
儉狹室無婢媵德宗朝晏與楊炎不相下炎構之誣
與朱泚語怨望遂賜歿時簿錄其家惟雜書兩乘米
麥數斛天下聞而寬之晏旣沒舊史推明其功以爲
管蕭之亞

李揆

肅宗時揆爲禮部侍郎揆病取士不核實徒露搜索
禁所挾而迂學陋生薛枕圖史且不能自措於辭乃

於試日大陳書廷中進諸儒約曰上選士第務得才
可盡所欲言由是才士喜得自盡揆美丰儀善奏對
帝每歎曰卿門第人物文學皆當世第一時稱三絕
李揆

苗晉卿黻薦元載於揆揆輕載地寒謂晉卿曰龍章
鳳姿士不見用麀頭鼠日子乃求官耶載銜之及載
秉政揆遂流落德宗時復召入為盧杞所擠用為入
蕃會盟使揆時年七十矣辭以老恐道死不能達命
帝惻然杞曰和戎者當練朝事非揆不可揆至蕃酋
長迎謂曰聞唐有第一人李揆公是耶揆畏其畱給

之曰彼李揆安肯來還卒鳳州年七十四

常衮

衮舉天寶進士性狷潔不妄交遊代宗朝累官執政
故事日出內廚食賜宰相家可十人具衮奏罷之又
議讓堂封他宰相不可而止政事堂北門異時宰相
過舍人院咨逮政事者至衮始塞之以示尊大懲元
載敗室賣官之路然一切以公議格之非文詞者槩
擯不用故世目為駘伯以其駘駘無賢不肖之辨也

關播

德宗嘗求宰相訪之盧杞播時為吏部侍郎韋柔易

制杞心喜之因從容言播有相度遂晉平章於是政
事都決於杞一日論事帝前播意不可避坐欲有所
言杞目攝之輒止退讓播曰以君寡言故引至此奈
何欲開口爭事播自是情畏不敢復有所與
播作相薦宗室李元平擢汝州別駕元平無他奇至
州爲李希烈詭謀縛去元平見希烈至遺矢於地狀
眇小無髯希烈戲謂其將曰使爾取元平乃以其子
來耶因嫚罵曰旨宰相使爾當我何薄我如是聞者
傳笑

張鎰

鎰性嚴正與盧杞同在政府杞忌欲去之會朱泚戍
鳳翔帝擇人以代杞卽謬曰鳳翔將校班秩素高非
宰相信臣不可鎮撫臣宜行帝不許杞輒曰陛下必
以臣貌寢不爲三軍所憚者臣不敢自謀惟陛下材
擇帝乃顧鎰曰文武兼資望重中外無易卿者鎰知
爲杞陰中然無所辭再拜受詔未幾涇軍變鎰見殺

武元衡

元和中王承宗上疏請赦吳元濟使人白事政府頗
倨慢元衡叱去之承宗怒未幾元衡入朝夜漏未盡
有盜乘暗呼曰滅燭射元衡中肩擊其左股徒御格

鬪不勝皆駭散元衡遂遇害盜批其顱骨持去是時
 邏司傳譟盜殺宰相聲連十餘里達朝堂然未知主
 名少選馬逸還第始知元衡也帝震驚罷朝坐延英
 見宰相為之哀慟再日不食

賊既殺元衡輒投書於道曰毋急我急我先殺汝
 吏卒遂不敢窮捕兵部侍郎許孟容颺言於朝曰國
 相橫尸路隅而盜不獲竊為朝廷羞之帝乃下詔能
 得賊者賞千萬因積錢東西市以募於是賊始泄捕
 得張晏等十八人即斬之自是公卿朝則家奴持兵
 阿衛宰相則金吾鼓騎導翼每過里門必搜索喧呼

詔寅漏上一二刻乃傳點

元衡弟儒衡論議勁正有風節元稹倚宦官知制誥
 與儒衡同省儒衡厭薄之會食瓜蠅集瓜上儒衡揮
 扇驅之曰適從何處來遽集於此一坐盡為失色時
 帝意欲大用之而為令狐楚所沮仕終兵部侍郎

李絳

絳字深之立朝亮直敢言憲宗嘗興安國佛寺中人
 吐突承璀請立石紀聖德營構華廣使絳為之頌遺
 錢千萬絳上言陛下蕩積習之弊四海方延頸望德
 音而忽自立碑何示人不廣自堯舜至文武皆不傳

其事惟秦始皇刻石嶧山以暴揚誅伐巡幸之勞此
安足爲法乎安國有碑恐爲秦始皇之續帝悟曰微絳
我幾不爲知卽命以百牛倒其石

襄陽

均違詔書獻銀壺甕數百具絳請歸之度支

未

科遷戶部故事戶部有獻而絳獨無帝問故答

曰凡方鎮有地則有賦或皆用度易羨餘以爲獻臣
爲陛下謹出納烏有羨餘哉若以爲獻是徙東庫
物實西庫進官物以結私恩也帝瞿然悟先是德宗
時諸藩貢大銀瓶高五尺李兼爲江西始獻六尺瓶
後齊映繼兼瓶乃高八尺

絳嘗以盛夏對延英帝汗浹衣絳欲趨出帝曰朕宮
中所對惟宦豎女子殊溷人意與卿談天下事固甚
樂也教坊使嘗稱密詔閱良家子及別宅婦人內禁
中京師囂然絳將入諫李吉甫止之曰諫官宜有論
列絳曰公嘗病諫官論事此難言者公便欲移之耶
知吉甫不敢言卽上疏獨諍帝詔悉歸其家

段秀實

秀實初爲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謏占民田給農約熟
歸其半是歲大旱農告無入令謏曰吾知入不知旱
也責愈亟農以訴秀實秀實署牒免之因使人遜諭

令謀令謀怒召農責曰吾畏段秀實耶以牒置農背
大杖之二十輿致庭中秀實泣曰吾乃困爾自裂裳
爲裹創卽賣已馬代償之時淮西將尹少榮者性剛
鯁入罵謀曰汝誠人耶涇州野如赭而爾必得穀擊
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惟一馬賣以市穀入汝汝取
之不恥尚不愧奴隸耶令謀大慙恚曰吾終不可以
見段公公一夕自恨歎

白孝德鎮邠寧郭子儀子晞以尚書領行營節度屯
邠士暴橫白晝殺人都市莫敢問秀實時爲涇州請
於孝德曰公誠以實爲都虞候能爲公已亂孝德卽

檄署之俄而晞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刺酒翁壞釀器
孝實列卒取之斬其頭置樂土植市門外一營大譟
盡甲孝德恐召秀實曰奈何秀實曰請辭於軍乃解
佩刀選老嫠一人持馬至晞門甲者出秀實笑且入
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頭來矣甲者愕胎因曉之
曰尚書負若屬耶副元帥負若屬耶奈可以亂敗郭
氏晞出秀實謂曰副元帥功塞天地今尚書恣卒爲
暴亂天子邊亂由尚書出人皆曰以副元帥故不戢
士然則郭氏功名其殆矣晞乃再拜謝叱左右悉解
甲令曰謹者歿秀實曰吾未晡食請設具已食曰吾

疾作願宿門下遂臥軍中晞大駭戒候卒擊柝衛之因與俱至孝德所謝邠由是安

自馬璘代孝德始城涇州大曆三年詔徙涇州是軍四鎮北庭赴難征伐數有功既驟徙相與出怨言別將王童之謀作亂約曰聞驚鼓而縱秀實知之戒鼓人延數刻盡四鼓已曙明日復有告者曰夜焚藁積約救火則亂秀實嚴警備及夜火果發令軍中曰敢救者斬時童之居外請入不許明旦捕之并其黨八人斬以殉卽令曰後徙者族軍遂徙

秀實爲楊炎所沮遂失兵朱泚反意秀實必忿恨且素望遂遣使迎之秀實遂與子弟訣而入泚喜曰公來吾事成矣秀實曰將士東征宴賜不豐有司過耳人主何與公本以忠義聞天下今變起倉卒當諭衆以禍福掃清宮禁迎乘輿是公職也泚默然秀實知不可乃陽與合而陰結劉令賓姚令言等圖泚會源休教泚僞迎天子遣將韓旻領銳師三千疾馳奉天秀實以社稷危不容喘乃遣諭靈岐岳竊取令言印不獲卽倒用司農卿印追旻旻至駱驛得符還是時非秀實計奉天危矣

泚將僭號召秀實議事時源休李忠臣等皆在坐秀

實戎服往語及僭位事勃然起唾泚面大罵曰狂賊
可磔萬段我豈從賊反遂奪休象笏前擊泚中其額
流血顰面匍匐走秀實大呼曰吾不同反賊何不殺
我遂遇害初實自涇州被召戒其家曰若過岐朱泚
必致贈慎毋納至岐泚果致大綾三百家人拒不能
遂携至都秀實怒曰吾終不以汚吾第取置司農治
堂之梁間吏後以告泚泚視封柏宛然如昨也

顏真卿

真卿字清臣初爲監察御史嘗使河隴五原有冤獄
久不決天且旱真卿至立辨之得雨郡人呼御史雨

已爲平原太守知安祿山必反乃陽託霖雨急增埧
繕障儲廩料材而日與賓客泛舟宴飲以紓祿山之
疑祿山果目爲書生不疑也及反河朔盡陷平原獨
全疾使參軍李平馳奏玄宗始聞亂歎曰河朔二千
四郡無一忠臣耶及得奏喜曰吾不識顏真卿何如
人所爲乃若此

祿山旣破東都殺李愬盧奕蔣清而傳其首河北以
徇諸郡真卿恐動衆給諸將曰吾素識愬等其首皆
贖卽斬傳首者而藏其首他日結芻續體斂而祭之
後官刑部尚書以直不容於盧杞真卿謂杞曰先中

丞傳首平原而流血吾不敢以衣拭親舌舐之公忍
不見容耶杞矍然下拜而銜恨更切骨未幾李希烈
反杞建議遣真卿往諭蓋假手於希烈也

真卿之使希烈也賊黨謾罵屈之恬不動希烈請爲
疏雪已亦不從已復大宴令倡優斥侮朝廷真卿怒
曰公人臣奈何如是時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使者
皆在坐謂希烈曰聞太師明德久矣公欲建大號求
宰相孰先太師者真卿叱曰若等聞顏常山否吾兄
也首舉義師寧罵賊歟吾年且八十官太師肯爲賊
脅耶吾有歿無二無多言諸賊失色

希烈既拘真卿守以甲士命掘方丈坎於廷傳言將
阬之真卿見謂曰歿生分矣何多爲會有謀襲希烈
者擬奉真卿爲帥事洩乃送之蔡州真卿度必歿爲
作遺表墓誌指其寢室西壁下曰此吾殯所也仍遺
諸子書戒其嚴奉家廟恤諸孤無他語希烈將僭帝
使人問儀注對曰老夫耄矣曾掌國禮所記惟諸侯
朝覲儀餘無所聞

興元後王師復振賊慮變遣將至其所積薪於廷曰
不能屈當焚歿火起真卿卽趨赴火賊將辛景臻遽
止之會希烈弟希倩坐朱泚黨伏誅希烈怒使闍奴

言史懷紉 卷四十三 十一
來洩憤奴至曰有詔真卿再拜奴曰賜卿死曰老臣
無狀罪當死然使者何日發長安奴曰從大梁來耳
真卿大罵曰此逆賊何云詔遂遇害遠近聞者皆爲
感慟真卿正色立朝爲當世重人不敢以姓名稱並
曰魯公善正草書筆力適古世傳寶之

李晟

晟多謀勇有將畧年十八從王忠嗣擊吐蕃有一悍
酋殺人甚衆忠嗣惡之募善射者晟挾一矢往立殪
之自是署列將屢戰輒克所至無不披靡者累功爵
郡王德宗狩奉天晟督兵東渭橋與李懷光合晟每

戰必錦裘繡帽指顧陣前以自表懷光謂曰將務持
重豈宜自表暴爲賊餌晟曰昔在涇原士頗相畏欲
令見之奪其氣耳懷光惡之

朱泚叛天子旣狩奉天賊據都城晟家皆爲賊質左
右有言及者晟泣數行下曰天子安在而恤家乎泚
使晟故吏王無忌壻款壁門曰公等家無恙晟怒曰
爾乃爲賊間立斬之時盛夏士猶衣裘晟能與士同
其苦激以忠誼士終無怨邏士得姚令言謀晟命釋
縛飲食之遣還敕曰爲我謝令言善爲賊守勿不忠
於賊令言聞之愧

晟既克都城大破賊於苑北賊伏發千騎突出官軍背晟以麾下百騎馳之左右呼曰相公來賊遂驚潰泚出走晟引兵屯含元外廷令軍中曰五日內不得通家問違者斬先令京兆君撫慰秋毫無擾別將高明曜取賊妓一司馬佻取賊馬一皆立斬以徇居人遠僻者宿昔乃知王師之入也

天子時幸梁露布至爲之感泣羣臣上壽帝曰天生晟以爲社稷豈獨朕哉帝還至三橋晟以戎服見帝駐馬勞之晟再拜頓首先賀賊平已乃跪陳臣備位瓜牙致乘輿再狩敢請死伏道左帝爲掩涕命扶之

起語賜第京兆供帳教坊鼓吹導迎至其第仍立碑東渭橋自爲文而命皇太子書之

晟晚年與馬燧同被恩眷賜賚相望於道每日出兩家無鐘鼓聲則金吾以聞少選使者至必問今日何不舉樂其薨也帝爲之流涕手詔誓以存保世嗣申告柩前及葬親御望春門臨送令百官拜哭道左他日城鹽州復故池以新鹽賜宰相帝思晟特致鹽靈座云晟十五子愬最著

李愬

憲宗時王師討吳元濟久無功愬乃求自試詔許之

愬至軍不爲斥候部伍令於軍曰天子知愬能忍耻故委以撫養戰非吾事也賊遂信而易之不爲備愬沈鷲務推誠待士賊來降輒聽其便或給粟帛遣還曰而亦王人也毋棄親戚故事舍謀者族愬悉刊其令一切撫之於是謀者反効以情因盡得其山川險易情僞虛實居半歲知士可用乃請濟師

愬旣進兵襲朗山平青陵禽賊梟將丁士良異其才不殺署捉生將士良因進曰吳秀琳兵數千而不可破者陳光洽爲之謀也我能爲公取之遂擒以獻秀琳尋以文城柵降愬遂以其衆攻吳房吏進曰往亡

曰法當避愬曰彼謂我不來正可擊也旣殘其外垣殺其將衆勸遂取之愬曰未可吳房拔則賊得專力於我不若畱之以分其勢

初秀琳之降也愬單騎迎之釋其縛署爲將琳進策曰必破賊非李祐無與共功者愬遂以計禽祐祐本賊健將多殺我軍我軍毒恨請殺之愬不聽引爲客每以間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語至夜分忠義先亦賊將也軍中多諫此二人不可近愬益親厚之諸將吏益不服愬不得已陽械送之朝而密表必殺祐無與共誅蔡者詔釋祐還愬愬乃令佩刀出入帳下統六

院兵三千祐奉檄嗚咽諸將自是不敢言而襲蔡之
謀遂定

時李光顏戰數勝元濟悉銳卒屯洄曲愬謂隙可乘
卽以十月己卯夜發兵祐爲前鋒李忠義副之出文
城柵令曰引而東六十里止襲張柴殲其戍會大雪
大晦風凜士膚裂至有抱戈僵者張柴之東陂澤阻
奧衆未嘗蹈愬趣行吏請所向愬曰入蔡州取吳元
濟士益失色監軍使者泣曰果落祐術中矣然不敢
異行七十里夜半至懸瓠城雪甚城旁皆鶩鶩池愬
令擊之以亂軍聲賊晏然無知者祐乃坎墉先登斬

門者發關入兵令持柝者警夜如故黎明雪霽愬入
駐元濟外宅蔡吏驚曰城陷矣元濟尚不信曰吾洄
曲子弟來索褚衣爾及聞號令曰常侍傳語始驚曰
何常侍得至此遂就擒檻送京師

愬之平蔡也元濟兵尚餘二萬愬不戮一人其爲賊
執事帳內如厨廩廝役之類皆悉用其舊而身振旅
鞠場以俟裴度度旣至愬以橐鞬見度將避之愬曰
此方廢上下分久矣請受之示以分度乃以宰相禮
受愬謁蔡人爲之聳動始晟之克復長安也市不易
肆而愬平蔡亦如之功名之奇爲近世所未有愬性

言史快新 卷四十二
儉朴絕不事華侈所居惟父時故院而愬弟聽頗盛
飾服玩或誠之聽曰家聲在人若示衰薄何以見忠
功之效吾故欲誇而勸之也聽好方書擇其驗者題
於帷帟墻壁間皆滿

馬燧

李懷光反燧奉詔進討時賊將徐廷光守長春宮城
燧自度威名足攝廷光乃挺身至城下見之廷光果
遙拜城上燧顧其心已屈謂曰公朔方士自平祿
山以來功高天下奈何棄之爲族滅計若從吾言非
止免禍富貴可圖也未對燧輒披其腹曰爾謂吾欺
耶今不遠數步可射我披而示之心廷光乃感泣一
軍皆流涕卽率衆降未幾賊將牛名俊傳懷光首

渾瑊

瑊年十一時嘗隨父防秋朔方節度使張齊丘戲曰
若與乳媪俱來天子以戰功顯德宗之狩奉天也朱
泚兵逼之百道入攻城中死者相籍御供乏至夜縋
城出掇蔬本爲供而泚方據乾陵下瞰城翠翟紅袍
宦侍拜舞左右又縱慢辭侮天子責大臣不識天命
帝時授瑊詔書千餘仍賜瑊筆使量功署詔不足則
署衣以授至持瑊泣謂曰朕且與公訣瑊俯伏嗚咽

言史懷補 卷四十一 十七
受命是時乘城者皆凍餒甲兵盡敝而城獨以忠義
感激將士戰中矢則被血而戰愈厲會賊縱火攻風
反賊自焚城圍乃解

邢君牙

君牙位尚書右僕射雅好客有布衣張汾者無紹而
干君牙軒然坐上坐君牙心訝之會吏有盜沒宴錢
五萬者君牙怒其欺汾輒不謝起曰吾在京師聞邢
君牙一時豪俊今乃與吏論錢此何足與語君牙慙
遽釋吏而引紹爲上客月餘以五百緡餉之去

陸贄

贄字敬輿年十八第進士中博學宏詞科時壽州刺
史張鎰有重名贄往見語三日鎰奇之請爲志年交
將行餉錢百萬曰請爲母夫人壽贄辭爲受茶一串
曰以識公意入翰林天子愛重其才嘗以輩行呼而
不名至解衣衣之同儕莫敢望也時以贄常居中號
內相德宗狩南山道險澀從官皆相失帝夜召贄不
得驚且泣下詔軍中能得贄者賞千金已謁見帝喜
動顏色自太子以下皆賀

贄之從狩奉天也是時機務填委遠近調發奏請書
詔日數百帝皆以屬學士而贄初若不經思者他學

士或閣筆不得下贊獨沛然有餘至旁吏承寫不給
其文周盡事情衍繹熟覆人人可曉也然他學士才
遠不逮贊徒以單言偶合輒陟台司而贊孤立一意
爲權倖沮短久之不得相貞元八年始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尋中裴延齡讒貶忠州士論惜之贊性孤介
諸賄遺絕無取惟韋臯以布衣交有所致必先以聞
乃稱詔受之其在忠州也地苦瘴癘爲古今集驗方
五十篇以示

韋臯

牛雲光者朱泚部將也泚旣反雲光謀劫臯以臣泚
而懼不克會泚有奴使臯所先謂雲光曰太尉今爲
天子矣使我以御史中丞授臯若聽固吾人也不受
可遂誅之請以兵俱雲光喜遂與俱至臯所臯固已
偵知其計迎謂曰大使來甚善苟無他圖請釋甲雲
光方薄臯諸生亡能爲遂命士盡釋甲臯乃陽受命
明日置酒大宴泚奴雲光而陰伏甲左右廡酒行號
舉盡殺之事聞帝授臯節度使

臯鎮蜀二十一年師數出凡破吐蕃四十八萬禽殺
節度都督等官千五百斬首五萬餘獲牛羊二十五
萬收器械六百三十萬其功烈於西南最著善拊士

言史紀綱 卷四十二 十九
士昏嫁皆厚資之壻給錦衣女給銀塗衣各錢萬歛
喪者稱是自以侈橫務爲益藏而劉闢階其厲遂以
反朝廷後欲追繩其咎言者遂詆臯所進兵皆鏤定
秦字以此爲逆證時有陸暢者上言臣向在蜀知定
秦乃匠名也議始息暢字達夫臯門下士始李白嘗
爲蜀道難以斥嚴武暢更爲蜀道易蓋以美臯云

張建封

德宗時命宦者主宮市置數十百人闕物塵左謂之
白望無詔文驗核但稱宮市則莫敢誰何大率與直
十不償一至有重荷趨肆而空手歸者時有一農人

以驢負薪出市宦豎用帛數尺易之又取他費因農
不能給徑驅驢入宮農乃納薪帛但求亟去又不許
恚曰惟有死耳遂擊宦者有司執以聞帝乃爲斥宦
人賜農帛十匹然宮市卒不廢時張建封請間爲帝
極言之帝稍聽

韓弘

劉玄佐旣沒朝廷詔弘知節度事先是吳少誠有使
至汴謀共襲陳許使尚在館弘得帥欲以忠節自表
卽驅出少誠使盡斬之汴軍故驕縱及殺陸長源主
帥勢益輕不可制弘察軍中素恣橫者劉鍔等三百

人一日數其罪盡殺之血流丹道而弘笑言自若自是訖弘去無一敢肆者

盧坦

坦字保衡始仕爲河南尉時杜黃裳爲尹召坦諭曰某巨室子與惡人遊破產盡察之坦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其能積財者必剝下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也黃裳驚異其語坦後累著績歷東川節度使

徐浩

浩字季海工文詞嘗賦喜雨五色鴿爲張說賞識肅

宗聞召爲中書舍人四方詔令多出其手撰詞瞻速而書法尤精大被寵遇先是浩父嶠之善書以法授浩故浩益精其法嘗書四十二幅屏八體皆備草隸尤工世狀其書曰怒猊抉石渴驥奔泉

楊憑

憑爲江西觀察使以簡傲爲御史中丞李夷簡所劾貶臨賀尉時姻友憚避無敢候者憑故所善客徐晦獨徒步走藍田慰餞宰相權德輿謂曰君送臨賀誠厚得無爲累乎晦曰方布衣時臨賀知我忍遽棄有如公異時爲姦雄譖斥又可爾耶德輿嘉歎稱諸朝

夷簡遂表爲監察御史晦驚叩問所以夷簡曰公不負臨賀寧肯負朝廷時兩賢之晦時已第進士

潘孟陽

憲宗時孟陽奉詔轉運江淮并察諸使治狀孟陽氣豪倨從者數百人所至高會賓朋畱連倡樂帝聞以鄭敬宣代之將行誠曰朕宮中用尺寸物皆有籍惟賑民無所恡卿是行宜諭朕此意毋若潘孟陽但酣飲遊山寺已也孟陽官侍郎年尚未四十其母嘗謂曰以爾之材而位丞郎吾甚憂之

張鷟

鷟字文成兒時嘗夢紫文大鳥備五色集其廷其父曰五色大鳥鳳也紫文鸞鷟也若且以文章瑞朝廷乎遂名之鷟調露初登進士八應制舉皆甲科員半千數稱鷟文如青銅錢萬選萬中時號青錢學士鷟爲文下筆輒成然浮豔少理致而一時後進莫不傳誦遂名著華夷每新羅日本使至必別具金寶購張鷟文云

獨孤及

及兒時讀孝經其父問曰兒志何語對曰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宗黨大奇之天寶末擢有道高第代宗

朝爲左拾遺疏論時政灑灑千言皆切中事情晚嗜
琴會有眼疾遂不肯治欲聽之專也

顧少連

少連字夷仲舉進士擢上第補登封主簿邑有虎患
少連命盡去機檻而獨遺文祝嶽神虎遂不爲害德
宗朝歷吏部侍郎時裴延齡方橫莫敢忤者會與少
連宴田鎬第酒酣少連忽挺笏起曰段季實笏擊賊
臣吾今欲笏擊姦臣奮且前元友直勸之乃止

薛存誠

貞元中浮屠鑿虛者倚宦豎爲姦存誠發其贓數十

萬當以大辟帝詔釋之存誠不聽明日詔使至諭曰
朕須此囚面詰非赦也存誠奏曰獄已具無庸更詰
陛下必若赦者請先殺臣不然臣不敢奉詔卒抵死
已敬宗嘗造清思殿用銅鑑三千薄金十萬餅衆莫
敢言獨薛廷老言之帝厲聲色竝不動卽存誠子也

孔幾

憲宗時明州歲貢淡菜蚶蛤之屬自海道抵京師後
人凡四十三萬孔幾爲明刺史奏罷之他日嶺南節
度缺帝顧裴度曰嘗論罷蛤菜者誰與今安在是可
往其爲朕求之度以幾對卽拜旣至捐屬州逋賦十

言史懷紉 卷四十二 二三
八萬緡米八萬斛黃金稅歲八百兩韓愈重之嘗特
疏其清節殲孫緯

昭宗初卽位將郊見中尉樞密使索宰相朝服有司
不與怒緯奏曰中人不朝服自是國典陛下必假借
則請以兼官爲之時天武都頭李順節兼平章事臺
史白已謝當班見百官緯諷止之不聽明日順節盛
服至則無班意快快以讓緯緯答曰吾固知公見望
也然百辟卿士班見宰相以宰相爲之長公提天武
健兒而欲據堂受禮其誰許之必欲云云去都頭然
後可順節慙而止

穆寧

寧舉明經負氣節上元初以殿中侍御史轉運埔橋
時李光弼屯徐州餉乏檄寧取餉寧不與光弼怒召
寧欲殺之盛氣謂曰吾師數萬爲天子討賊而君閉
廩不發欲潰吾兵耶答曰命寧主糧者敕也公可檄
取耶且公求糧而寧專饋將寧求兵而公亦專與耶
光弼執其手曰吾固知不可聊與君議耳其強執多
類此寧四子替質員賞兄弟德器皆和粹世以珍味
目之贄少俗然有格名爲酪質美而多人爲酥員爲
醍醐賞爲乳腐

言身小紀
柳公綽

仲鄂公
權附

綽爲鄂岳觀察使朝廷方討吳元濟詔發鄂岳卒五千隸安州刺史李聽公綽曰朝廷謂我儒生不知兵耳卽請自行引兵抵安州聽以軍禮迎謁公綽謂曰公所以屬韃負弩豈非兵事耶若褫戎容則兩郡守耳何所統壹公世將吾欲以兵法從事聽卽署授三牒分兵六千屬焉公綽御士有法善撫循能得士死力戰必勝當時服其知權

公綽爲京兆尹方赴府有神策校乘馬不避道卽時榜歿帝怒其專殺公綽曰此非獨試臣乃輕陛下法

帝曰旣歿何不以聞公綽曰臣不當奏在市歿職金吾在坊歿職左右巡使帝意解已爲山南節度使行部至鄧縣有二吏一納賄一舞文同系獄令以公綽持法必殺納賄者公綽判曰賊吏犯法法在姦吏壞法法亡徑誅舞文者

時有道士獻丹藥者問所從來曰來自薊門時朱克融方亂薊遽曰惜哉藥自賊境來雖驗何益卽棄藥逐道士廐馬害圉人公綽卽殺馬或言良馬可惜答曰安有良馬而害人者牛僧孺以平章出鎮武昌公綽具軍容伏謁或諫之綽曰吾非重宰相重宰相乃

以尊朝廷時服其得大體子仲郢
仲郢幼時其母韓卽臯女也善課子嘗和熊膽丸使
夜咀嚙以助讀長工文爲韓愈所咨賞家藏書萬卷
必三本上者貯庫其副常所閱下者幼學焉又嘗手
鈔六經遷固擘史皆一鈔魏晉南北朝史凡再又類
所鈔他書凡三十篇號柳氏自備旁錄仙佛書甚衆
皆小楷精真無行字郢仕終天平節度使先是每遷
秩必烏集升平第庭樹戟架俱滿五日乃散及拜天
平烏不復集卒於鎮

公權年十二工屬詞尤精書法穆宗見之曰朕嘗於

寺見卿筆蹟思卿久矣卽拜侍書學士其書結體
遒媚能自占一家嘗奉命題詩殿壁字率徑五寸文
宗歎曰鍾王無以加也宣宗時召至御前書紙三番
作真行草三體最奇祕賜賚甚渥詔自書謝章無限
真行當時大臣家碑誌苟非其筆人便以子孫爲不
肖外夷入貢者皆別署貨貝曰此以購柳書其書京
兆西金明寺金剛經備鍾王歐虞褚陸諸法自謂得
意是時公卿以書貺遺者鉅萬而主藏奴都盜用嘗
貯銀杯一筍緘勝如故而杯皆亡奴妄言叵測公權
笑曰銀盃羽化耶不復詰惟硯筆圖籍自鏤祕之

文宗嘗幸未央宮忽謂曰朕有一喜邊戍賜衣久不
時今中春而衣已給公權稱賀帝曰當賀我以詩宮
人迫之公權應聲成文詞旨婉麗詔再賦亦無停思
天子甚悅曰子建七步爾乃三矣他日召與聯句帝
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公權屬曰薰風自南來
殿閣生微涼他學士皆有屬而帝獨諷公權語命題
於殿壁公權公綽弟

柳玘

玘性介特嘗著勒家訓以戒子孫曰夫門地高者一
事墜先訓雖生可苟爵位死不可見祖先地下何者

門高則自驕族盛則人窺嫉實執懿行人未必信纖
瑕微累十手爭指矣所以修已不得不至爲學不得
不堅余幼聞先公僕射言處世以恭默爲本畏怯爲
務肥家以忍順保交以簡恭廣記如不及求名如儻
來蒞官則潔已省事而後可以言家法家法備然後
可以言養人直不近禍廉不沽名憂與禍不借潔與
富不並董生有云弔者在門賀者在閭言憂勤則恐
懼恐懼則福至又曰賀者在門弔者在閭言受福則
驕奢驕奢則禍至故世族遠長與命位豐約不假問
龜著星數在處心行事而已昭國里崔山南瑄子孫

之盛仕族罕比山南曾祖母長孫夫人年高無齒祖母唐夫人每旦櫛縱筭拜階下升堂乳姑長孫不粒食者數年一日病言無以報吾婦冀子孫皆得如婦孝然則崔之門安得不大乎東都裴尚書寬子孫衆盛實爲名閥天后時宰相魏玄同選尚書之先爲壻未成婚而魏陷羅織獄家徙嶺表及北還女已踰笄其家苦無資願下髮爲尼忽有尼自外至曰女福厚必有令匹子孫將徧天下宜北歸家人遂不敢議及荆門則裴已齋裝迎矣今勢利之徒捨信誓如反掌則裴之蕃衍乃天之報施也余舊府高公先君兄

三人俱居清列非速客不二羹葢朝夕食齏菹瓠而已皆保重名於世永寧王相國涯居位竇氏女歸請曰玉工貨釵直七十萬錢王曰七十萬錢豈於汝惜但釵直若此乃妖物也禍必隨之女不敢復言後釵爲馮球外郎妻首飾涯曰爲郎吏妻而首飾七十萬其可久乎馮爲賈相國餽門人賈有奴頗橫馮愛賈召奴責之奴泣謝未幾馮晨謁賈賈未出有二青衣齎銀罌出曰公恐君寒奉地黃酒三杯馮悅盡舉之俄病渴因暴卒賈爲歎息出涕卒不知其由明年王賈皆遘禍噫王以珍玩爲物之妖信知言矣而不知

恩權隆赫之妖甚於物也馮以卑位貪貨不能正其
家不保其身不足言矣賈之奴害客於牆廡間而不
知欲始終富貴其得乎舒相國元興與李繁有隙爲
御史鞠譙獄窮致繁罪已舒亦及禍今世人盛言宿
業報應曾不思視履考祥夫名門右族莫不由祖考
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
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余家本以學
識禮法稱於士林比見諸家於吉凶禮制有疑者多
取正焉喪亂以來門祚衰落基構之重屬於後生夫
人德行文學爲根株正直剛毅爲柯葉有根無葉或
可俟時有葉無根膏雨所不能活也至於孝慈友悌
忠信篤敬乃食之醢醬可一日無哉此嘗爲嶺南節
度解中橘熟取食之必納直於官其他事皆類此

胡証

証舉進士第膂力絕人晉公裴度未遇時嘗羸服私
飲爲武士所困証聞突入坐客上引觥三酌客皆失
色因取鐵燈檠摘枝葉攔合其跗橫膝上謂客曰我
欲爲酒令飲不酌者以此擊之衆唯唯一飲輒數升
次授客客流離盤杓不能盡証欲之諸惡少叩頭
請去証悉驅出裴公乃得解時稱其俠

鄭餘慶

餘慶歷仕四朝砥礪一節自至德後方鎮除拜必遣
內使持節就第時一使至有饋遺百萬緡者憲宗每
命餘慶官必誠使曰是家貧不可妄求索其奏議好
用占語如仰給縣官馬萬蹄有司不曉何語也餘慶
第在昭國坊北時鄭綱第卽在南世謂南鄭相北鄭

高郢 子定附

郢爲宰相掌制誥家無畱藁或謂曰故事有傳制集
答曰王言不可藏私家有勸之營產業者答曰祿廩
雖薄在我則有餘田莊何所用郢子定七歲讀尚書

至湯誓跪問郢曰奈何以臣伐君郢曰應天順人何
云伐君對曰用命賞於祖不用命僂於社是人順乎
郢奇之以神童顯

崔羣

羣在憲宗朝嘗慷慨論事惠昭太子薨是時遂王嫡
而灋王長帝將建東宮詔羣爲灋王作讓表羣奏曰
大凡已當得則須讓若不當得於讓義何取今立東
宮自宜嫡灋王固無所庸讓也帝意遂定他日入對
語及開元天寶事進曰人皆謂祿山反爲先朝治亂
所自分臣謂罷九齡相林甫此時治亂蚤已分矣左

讀史抄錄 卷四十二
右聞皆為感動羣字敦詩

賈耽

耽為宰相十三年頗悉地理每見四方之人與夷狄使者必從詢察風俗故凡土宜物產山川夷岨必究詳之嘗圖海內率夷廣三丈從三丈三尺以寸為伯里并譔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中國本之禹貢外夷本班固漢書古郡國題以墨今州縣題以朱刊落疏舛多所釐正帝善之為賜珍幣耽亦字敦詩

杜佑 梓孺林牧附

建中初河朔用兵賦無所出佑以為救敝莫若省用

省用莫若省官因上議畧云昔咎繇作士今刑部尚書大理卿則二咎繇也昔垂作共工今工部尚書將作監則二垂也昔契作司徒今司徒戶部尚書則二契也昔伯夷為秩宗今禮部尚書禮儀使則二伯夷也昔伯益為虞今虞部郎中都水使者則二伯益也伯回為太僕今太僕卿駕部郎中尚輦奉御閑廐使則四伯回也 云云 議入不省佑孫棕牧

棕歷事憲宣懿三朝出入將相而唯厚自奉養未嘗薦拔幽隱之士佑之素風衰焉時號秃角犀棕子孺林與錢鏐忤鏐遣沈粲害之粲至孺林謂曰勿殺我

當與爾金粲曰殺爾金馬往遂遇害
牧性剛亮有奇節不爲齷齪小謹敢論列天下大事
嘗憤長慶以來朝廷措置亡術復失山東爲作罪言
謂已不當位而言罪也其指陳利病切中時事李德
裕甚奇之然無右援兄悰更歷將相而牧困躓不自
振意怏怏卒年五十初牧夢人告曰爾應名畢復夢
書皎皎白駒字或曰過隙也知不祥乃卽自作墓誌
悉取平日所爲文焚之牧工詩情致豪邁人號爲小
杜以別於老杜甫也

令狐楚

楚字殼士五歲能詞章弱冠舉進士京兆尹將薦爲
第一適許正倫者輕薄士有名長安間能作蜚語楚
懼其爭讓而下之始事德宗歷憲穆卒官平章事方
疾時諸子進藥不肯御曰士固有命何事此物力疾
作奏謝天子召門人李商隱曰吾氣魄且盡可助我
成之復敕諸子曰吾生無益於時勿請謚葬銘誌毋
擇高位是夕有大星貫寢上其光燭廷坐與家人訣
乃卒子綯

綯字子直大中初宣宗嘗謂宰相白敏中曰憲宗葬
時道遇風雨六宮百官皆避獨願而髯者奉梓宮不

離是誰耶敏中對曰山陵使令狐楚帝曰有子乎對曰絢今守湖州其人宰相器也尋召知制誥官翰林承旨絢嘗夜對禁中燭盡帝以乘輿金蓮炬送還院吏望見以爲天子來及至始知爲絢也人皆榮之

裴延齡

延齡初不善財計及領度支爲取宿姦者又與謀因建言左藏歲入不貲登耗不可校請列別舍以校盈虛於是以下宿負八百萬緡析爲負庫抽貫三百萬緡爲贍庫樣物三十萬綿爲季庫帛以素出以色入者爲月庫帝皆可之然天下負者皆窮人償入無期抽貫與給皆盡樣物與帛固有籍延齡但多其簿最吏員以詭帝於財用實無加也

延齡嘗請斂財以實府帝曰安得財而實之延齡曰開元天寶間戶口繁息百司務殷然且官有缺今兵興以來戶減半只一官治數司足矣請後官缺不卽補收其廩以實帑簿帝然之京右故有藿葦地數頃延齡妄言長安咸陽間得跛芍數百頃願以爲內廐牧地水甘草薦與苑廐等帝信之以問宰相宰相請遣使按覆乃詐也延齡大慙然帝不責帝嘗謂延齡曰朕所居浴堂殿一棟將傾念易之未

能也延齡曰陛下本分錢用之不盡何所難帝驚曰本分錢奈何對曰此在經誼按禮天下賦三之一以充乾豆一以事賓客一供君庖厨陛下奉宗廟能竭天下賦三之一乎鴻臚禮賓勞予四夷用十一猶有贏也陛下所御饗餼甚簡儉以所餘爲百官廩料餐錢未盡也則諸所未盡者皆本分錢以治殿數十尚不乏況一棟哉帝頷曰人未嘗爲朕言

延齡嘗奏勾獲乾隱二千萬緡請舍別庫爲羨餘供天子私費然實無有欲實其言乃大搜市廛奪所入爲獻至逮捕工匠爲白役號曰敕索弗與其直名曰和僱弗與之庸又妄言培糞土得銀十三萬兩它貨百萬已棄而獲皆羨餘也悉移舍以供別敕是時帝亦頗知其詐獨以其不隱欲聞外事故斷用不疑陸贄疏其姦帝遂大怒逐贄

皇甫鎛

柳泌附

鎛爲度支以獻羨財得幸憲宗嘗斥內帑舊物詔度支評直鎛高其直以給邊兵故繒陳綵觸手輒壞士怨怒至聚焚之裴度以聞鎛指所著靴曰此亦內庫所出堅韌可服彼言不可用者詐也帝信之尋又進方士柳泌及浮圖大通爲帝製長生藥

柳泌者本姓名楊仁晝習方伎縛召入禁中言能致藥爲不灰因言天台山靈仙所舍多異草願官天台採藥遂起徒步拜天台刺史諫臣爭之不得泌驅吏民採藥山谷間歲餘無獲懼詐窮舉族遁浙東觀察使捕得之縛爲營解復待詔翰林大通自言百十五歲帝竟以餌藥崩縛敗二人皆伏誅

王播

播在長慶初亦以言利致位宰相性勤敏每視簿領紛積人所不堪者播反用爲樂再領鹽鐵以正額月進爲羨餘歲百萬緡自淮南還獻玉帶十有三銀盃

數千綾絹四十萬因得再相播從子龜性高簡無貴胄氣所居光福第惡其多客更於林木窮僻處構半隱亭以自適已復盧中條山州人號爲郎君谷云

韋執誼

執誼在順宗朝以黨二王致位宰相憲宗受內禪休叔文皆坐貶執誼以宰相杜黃裳壻貶崖州獨後先是執誼知禍必及雖尚在位而臨事奄奄無氣聞人是聲心輒悸初未顯時不喜人言嶺南州縣及爲郎嘗詣職方觀圖至嶺南輒瞑目命左右撤去及爲相所坐堂有圖不就省旣易旬偶觀之則崖州圖也以

讀史快編 卷四十二
為不祥惡之卒死崖州

王叔文

叔文淺衷浮表初以片言合得幸太子遂肆志大言曰某可相某可將於是士之躁進者往往諧附之與韋執誼陸質李景儉呂溫韓晔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為死友已太子即位是為順宗不能御朝獨牛昭容與宦人李忠言用事而王伾善宦豎復善叔文為陰陽其間大抵叔文因伾伾因忠言忠言因昭容更相引仗伾主傳受叔文主裁可既可則授之中書執誼作詔施行之無非招權納賂事也

叔文母死匿不發猶置酒翰林李忠言俱文珍等皆在叔文揚言曰老親病吾以身任國事朝夕不得侍今當請急宜聽然吾向悉心戮力難易無所避今一去此謗必集孰為吾助者又言羊士諤毀短我我將杖殺之而執誼懦不果劉闢來為韋臯求三川吾將斬之而執誼持不可每念失此二賊令人悵恨時左右竊語曰母死已腐猶留此將何為明日乃發喪未幾謀起復及憲宗為太子叔文始憂每誦杜甫諸葛祠詩以自況明年誅死

王伾

順宗爲太子時，以善書入侍，貌本鬪茸猥陋，無大畧而好言事。帝褻寵之時，王叔文進，猶止翰林。伾乃直至柿林院，與牛昭容等見諸黨人，門皆若沸。而伾尤劇焉。爲巨匱，裁竅以受天下賂。滿則身寢其上，已失勢，憂不免行，且臥。至夕大呼曰：「吾疾作，與未幾，貶死。」時惟陸質侍憲宗於東宮，間言事。太子怒曰：「陛下命先生爲寡人講學，何可及他事？」質惶悚然得全。

劉禹錫

禹錫字夢得，擢進士，登博學宏詞科，以名重。一世爲王叔文納交，遂與朝廷大議，然頗馮勢，多中傷。憲宗

立貶連州刺史，尋斥朗州州。接夜郎諸夷俗，喜巫鬼，每祠歌竹枝鼓吹，裴回其聲。俗僇禹錫謂屈原居沅湘間，作九歌，楚人以送迎神，乃倚其聲作竹枝詞十餘篇。於是武陵夷悉歌之，又落魄鬱鬱不自聊，其間大鈞謫九年等賦，皆寫怨也。

禹錫意欲感諷權近，爲敘張九齡云：「九齡作相時，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當悉徙五谿間。然九齡自內職出，始安有瘴厲之歎，罷政事，守荊州，有拘囚之思，身一出遐陬，便不勝失意不堪處。矧華人士族，乃必致醜地，然後快意哉！」九齡開元名臣，而卒無嗣，豈伎心

失愆陰責最大雖他美莫贖云云久之召還將任以
 南省而禹錫作玄都觀看花詩語多譏忿當路不悅
 復出為播州刺史

禹錫之出播州也裴度憐其才言於帝曰播極遠猿
 狖所宅禹錫母八十餘不能往當與其子訣恐傷陛
 下孝治請稍內移帝不許曰孝子不貽親以憂已復
 曰朕所言責人子事終不欲傷其親乃易連州徙夔
 州尋入為主客郎乃復作游玄都詩且言始謫十年
 還京師道士植桃其盛若霞又十四年過之無復一
 存者惟免葵燕麥動搖春風耳意仍以詆權近也聞

者益薄之會度作相薦為集賢直學士

裴度既罷相禹錫出為蘇州已復徙汝州同州高才
 被廢年益晚乃以文章自適素工詩與白居易酬和
 頗多居易以詩自名而嘗推禹錫為詩豪又言其詩
 在處應有神物呵護云卒年七十二始疾病自為子
 劉子傳推所自出為漢中山王勝裔又云王叔文李
 景儉柳宗元三人者皆與子善叔文實工言治道屬
 太上久疾宰臣用事者不得對宮掖事祕定策功歸
 貴臣用是及貶其自辨解大畧如此

柳宗元

宗元敏辨絕倫其文章精刻名重當世第進士博學宏詞科王叔文韋執誼奇其才引入禁近已叔文敗貶永州司馬既竄斥又地極荒癘因自放山澤間其堙鬱感忿一寓諸文傲離騷數十篇讀者悲惻雅善蕭俛許孟容作書詒之痛自悔咎冀有所感動而一時畏其才高忌其復進卒無有用力者

元和中宗元徙柳州時劉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非人所居而禹錫親在堂吾不忍其窮如不往便母子永訣卽具奏請以柳授禹錫而身往播會大臣有爲禹錫言者乃止宗元在柳南方進士往往走數千里

從之遊但經指授其文詞皆有法世號柳柳州卒年四十七柳人懷之託言神降於州之堂人有慢者輒夾爲立廟羅池韓愈有碑記

元宗詒蕭俛書五百餘言畧云悲夫人生少六七十者今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居蠻夷中久慣習炎毒昏眊重膇意以爲常忽遇北風晨起薄寒中體則肌革慘慄毛髮蕭條瞿然注視以爲異候意緒殆非中國人也楚越間聲音特異鳩舌啁譟今聽之恬然不怪家生小童皆自然嘒嘒晝夜滿耳

聞北人言反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出門見
適州閭市井者其才八九杖而後興自料居此尚復
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爲一世非笑哉

其論許孟容書千餘言中云宗元於衆黨人中罪狀
最甚又不能卽死猶對人語言飲食自活迷不知恥
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
爲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鄉卑濕昏霧熒熒
孤立未有子息恐一日填委溝壑墜先緒荒陬中
少士人女子無與爲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以是嗣
之重不絕如縷每春秋時饗子立捧首八顧師無後

繼者慄慄然歔歔惴惴恐此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
鋒刃此誠丈人所共閔惜也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
爲主獨託村鄰自譴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
守固以益怠松柏芻牧不禁毀傷近世禮重拜掃今
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
野道路士女徧滿皂隸庸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
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云
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
已荒穢恐便斬伐家有賜書三千卷尚在善和里舊
宅宅今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

臆然無可為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破為世
 大僂是以當食不知辛鹹洗沐盥漱動逾歲時一搔
 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愬以至此也自
 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自明者以百數
 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搥婦翁者然賴當世豪傑分
 明辨列卒光史冊管仲遇盜升為功臣匡章被不孝
 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為而有詬欲望世人
 之明已不可得也

蘇子瞻對然婦媼謝恩出車野日對亦身其受

